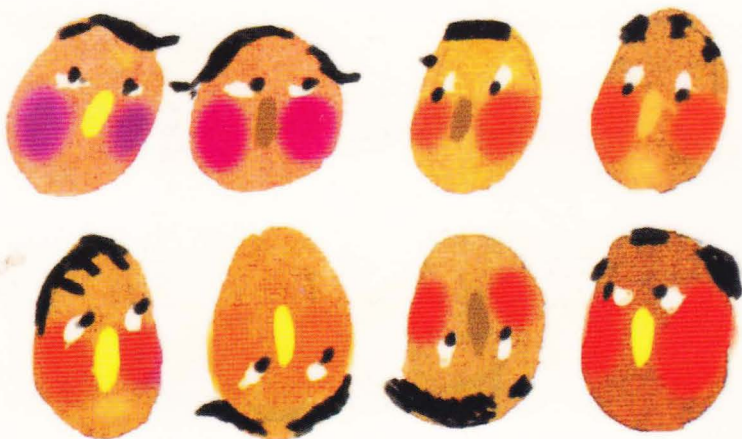


戴邁樂／著 鄭重熙／譯



胡扯？頓悟！



「悟是易是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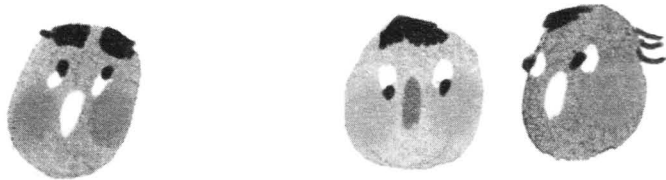
「就如同看見你眼前的事物一樣地容易，也一樣地困難。」

「看見眼前事物有什麼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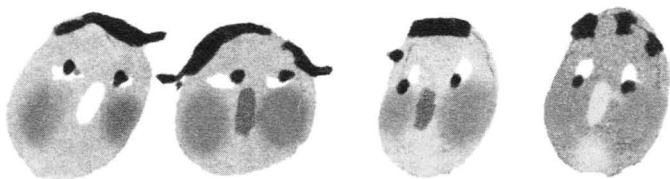
大師回以下面這則短故事：女孩開車迎接男友並說道：「注意到我有什麼不一樣嗎？」

「新衣服？」「不是。」「新鞋子？」「不，是別的。」「我放棄。」

「我戴了防毒面具。」



胡扯？頓悟！



戴邁樂 著 鄭重熙 譯

One Minute Nonsense



By Anthony de Mello, S.J.

Translated by Daphne F. Cheng



Copyright © 1992 by Gujarat Sahitya Prakash, Anand, India

Chinese Copyroght © 1995 by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Taipei, Taiw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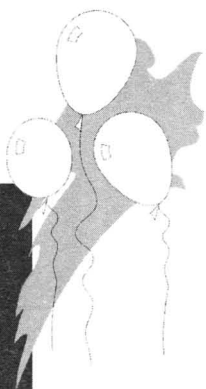
胡扯？

頓悟！



輯

一



資深的對新來的弟子說：「我得事先告訴你，如果沒有合適的心性，絕聽不懂大師之言。」

「什麼是合適的心性？」

「好比一個熱切學習外國語文的學生，語音聽來熟悉，但別被表面的字語給騙了，它們有其全然不同的意思。」



該批評時，大師的責難可是一點也不含糊。

但眾人皆感到驚異，怎就沒人因為他的批評而惱怒憎恨。某人有次問及此，大師答道：「這全看你怎麼做。人就如同花朵，展瓣迎接輕柔的露水，暴雨襲來則閤瓣低垂。」





「發現你的缺點的一個好方法，就是留意別人激怒你之處。」大師說。他某次說道，他的妻子將一個糖果盒放在廚房的架子上，一小時後卻發現盒子輕了許多。下層的糖果都不翼而飛，每顆糖正好落入新廚娘裝東西的空紙袋裡。好心的女主人不願使人難堪，只將糖果放回原來的盒子，將它另存於櫥櫃裡，不致顯而誘人。

晚餐後，廚娘表示辭職不做了。

「為什麼？怎麼回事？」大師問。

「我不想為將東西偷回去的人工作。」她憤怒地回答。



隔日，大師接著說了另一個故事。竊賊正要炸開保險櫃時，發現櫃門上有一標示：「請勿使用炸藥。保險櫃並未上鎖，只須轉動旋鈕即可。」

他一轉動旋鈕，立刻被落下的沙包擊中，房子四周的強力照明燈立時亮起，警報器響聲驚動了整個鄰區。

大師前去監獄探訪此人時，見他語帶憤恨地說：「我以後怎能再去信任另一個人呢？」



晚餐後，一位客人自願清洗碗盤，大師說：「你確信知道如何洗碗盤？」

這人聲言自己已經洗了一輩子的碗盤了。大師說：「喔，我無意質疑你洗淨碗盤的能力，我只是質疑你洗的能力。」





大師對弟子的解釋是：「洗碗盤的方法有兩種：一是為了使它們乾淨而洗；另一是為了洗它們而洗。」

弟子仍舊滿頭霧水，於是他再說：「第一種行動是死的，因為你的身體在清洗碗盤，而你的心卻釘在洗乾淨的目標上；第二種行動是活的，因為你身在，心也在。」



「開悟，」大師說：「即任何時刻都十分清楚自己身在何處。這一點不容易啊！」

接著說他有位極受歡迎的朋友，即使已年近九十，仍受到各方的邀約。某次宴會中，人們圍著他問他當晚要參加幾個聚會。

「六個。」老紳士回答，他的眼睛並未離開小記事本。

「你在做什麼？在看下一個聚會的地點嗎？」他們問。

「不，」精力充沛的老傢伙說：「我在弄清楚目前身在何處。」



大師對於意識型態十分反感。

「在理念的戰爭中，」他說：「傷亡的是人。」

稍後他又闡釋道：「人們為錢，為權而殺人；但最殘忍的謀殺則是為了自己的理念而殺人。」





大師演講時說：「作曲家的才思潛藏於樂曲的音符之間——但分析音符的工作卻未能盡現其才思。詩人的偉大隱含在他的字句之中——然而對於其字句的研析卻無法展現出詩人的靈思。上天在天地萬物中透顯自己——但任你多仔細地剖析察視創造物，你都不會找著祂，正如同你無法藉著細察身體而找到你的靈魂。」

在發問的時間中，某人問道：「那麼我們該如何才能找到上天呢？」

「觀天地萬物，但不要予以分析。」

「如何觀呢？」

「有個農夫想要找尋日落之美，可是他只發現太陽、雲、天空和地平線——直到他明瞭，美不是件『東西』，而是一種很特別的觀賞。你將找不著上天，直到你明白上天不能被當作是件『東西』；祂需要一種特殊的觀——類似小孩的眼光，未受預存教條、信念的扭曲。」



大師講課時，一名弟子的父親怒氣沖沖地闖進講廳。

他無視於其他人的存在，對著女兒咆哮道：「妳放棄了大學生活，跑來當這個笨蛋的學生！他教了妳什麼？」

她起身，平靜地拉著父親到外面對他說：「和他在一起學到了大學課程所無法教給我的東西——不畏懼你，也不會因為你剛才的粗魯行為而感到困窘。」



「人需具備什麼條件才能開悟？」弟子問。

大師言道：「你得去發現是什麼能夠在掉入水中時不激起一絲漣漪；穿越樹林時不發出一點聲響；進入田野時不驚動一根小草。」

經過數週徒勞無功的沉思後，弟子問了：「那是什麼東西？」





「東西？」大師說：「這根本不是個東西。」

「那麼是虛無囉？」

「你可以這麼說。」

「那我們如何尋找它呢？」

「我告訴過你要尋找它嗎？你能發現它，卻無法尋找它。追求它就會失去它。」



晚餐時，大師聽到一名女演員在談論算命天宮圖。

他湊身過去說道：「妳不相信占星術，是吧？」

「嗯，」她回答；「我每件事都相信一點。」

有人問大師是否相信運氣。

「當然相信，」他帶著閃爍的眼睛答道：「要不然你如何解釋一個你不喜歡的人的成功？」



大師一點也不同情那些陷於自憐或憎恨情緒中的人。他說：「受傷害遭冤枉本是一場虛空，除非你堅持一直記住它。」





大師某次說了個故事：有個女人向警察控訴她遭到強暴。

「形容一下那人。」警察說。

「好，我首先要說那人是個白癡！」

「白癡？」

「沒錯。他什麼也不懂，還要我幫他！」

大師說：「當你動怒時，看看自己是如何幫助了那個觸怒你的人。」

故事變得那麼好笑了。

這話引發了強烈的抗議，於是他再說：「倘若你拒絕動怒，有誰能觸怒你呢？」



大師被詢及應當如何使用聖經。他說當他還在學校教書時曾問學生一個問題：「你如何以一個無液氣壓計測量一棟建築物的高度？」

一個聰明的年輕人回答：「我會將氣壓計繫在繩子上垂下去測量，然後量繩子的長度。」

「無知中的機智。」大師評道。

他接著說：「此即為運用頭腦以了解聖經之人的機智與無知，他們以為聖經能憑理智了解，如同了解日落、海洋或林間晚風一般。」



「人們不想放棄嫉妒和焦慮，憎怒與內疚，因為這些負面情緒提供了一種刺激，使他們覺得自己是活著的。」大師說。

他進一步說明：本地郵差為了抄近路，騎著腳踏車穿過草地。中途，





被一隻公牛盯上，開始追逐他。可憐的傢伙拚命地奔逃到籬笆外，差點就被追上。「牠差點就追到你了，不是嗎？」目擊整個過程的大師說。「是呀，」郵差氣喘吁吁地說：「每次都差點追到我。」



科學家前來抗議大師蔑視「概念」而獨崇「不帶概念的認知」。他認為這對科學是不公平的。

大師苦心地解釋自己是科學的支持者。「但是，」他說：「你對妻子的認知最好不同於科學的概念認知！」

稍後，他對弟子講話，言語強而有力。「概念界定了事物，」他說：「界定就是摧毀，概念剖析了『實相』。你剖析了什麼，便殺死了什麼。」

「這麼說，概念是一點用處也沒有了？」

「不。詳細研究一朵玫瑰，你會得到很有價值的資訊，但不是對於玫瑰的認知。成為一名學者，你會擁有許多知識，但對於『真相』卻沒有一點認知。」



大師有言：大部分人所見的世界並非真相，而是他們的頭腦所營造出來的。

一位學者前來駁斥。大師用兩支棍子在地上排成字母T的樣子，問他：「你看這是什麼？」

「字母T。」學者說。

「我知道你會這麼說，」大師說：「沒有字母T這回事；那是你腦中的一個符號。這裡擺的是兩根被截斷的棍子模樣的樹枝。」





「當你談論『實相』時，」大師說：「你努力以言語道說那不可言說者，所以你的言語肯定會受到誤解。故此，那些閱讀聖經——『實相』的文字敘述——的人變得愚昧殘酷，因為他們所遵循的不是普通常識，而是他們認為是他們的聖經所說的話。」

他接著說了一則很傳神的比喻：

村子裡的鐵匠找到了一個願意接受低酬勞且工作努力的學徒。鐵匠立即開始教導這個小伙子：「我把金屬從火中拿出來時，會將它放在鐵砧上；當我點頭時，你就用錘子敲擊它。」學徒完全按照他認為他所得到的指示去做。次日，他遂成了村子裡的鐵匠。



大師對一個十分畏懼犯錯的弟子說：「沒有犯錯的人其實正在冒犯最大的錯誤——他們故步自封，永不嘗新。」



「告訴我，」無神論者說：「有神嗎？是真的嗎？」大師說：「若你要我對你完全誠實，那我將不回答你。」

稍後弟子詢問大師為何不作答。

「因為他的問題無法作答。」大師說。

「那麼你也是個無神論者了？」

「當然不是。無神論者錯在否認那不可道者。」

大師暫停片刻，讓人思索回味。接著說：「而有神論者則錯在確認此道。」





「您一向平靜安詳，請問有何秘訣？」
大師說：「全心全意與不可避免者合作。」



大師與弟子來到一個坐在路旁行乞的盲人面前。
大師說：「給他一點錢。」
弟子將一個銅板丟進盲人的帽子裡。
大師說：「你應敬禮表示尊敬的。」
「為什麼？」弟子問。

「施捨時都該如此。」

「但那人根本看不見。」

「你怎麼知道，」大師說：「他也許是假裝的。」



修道院日漸擁擠，需再興建房舍，因此有個商人開出一張一百萬元的支票呈給大師。大師拿起支票說：「很好，我會收下它。」

商人頗不滿意。這是一大筆錢，而大師竟然不對他表示感謝。

「那是張一百萬元的支票。」他說。

「是的，我看到了。」

「雖然我是個有錢人，但一百萬元仍是筆大數目呀。」

「你要我為了這個而感謝你？」





「這是應該的。」
「為什麼？是給的人應該心存謝意的。」大師說。



大師對社會服務的態度很令人困惑。他有時熱烈支持，有時則漠不關心。

他對自己這種不一致的態度所作的解釋也一樣地令人費解。他說：「想要做好事的人必須敲門，但對有愛心的人而言，門是永遠開著的。」



遊客說：「貴國人民生活窮困，但他們卻未顯得心事重重。」

大師說：「那是因為他們從不看時鐘。」



弟子獲知家裡被大火焚毀，飛奔回家。

他是個年事已高的人，回來後眾人皆為他一掬同情之淚。大師只跟他

講了一句話：「這麼一來死就容易多了。」





大師說，悟道之人見世上之物都是恰到好處的完美。「那園丁呢？」
某人問：「他也很完美嗎？」

修道院的園丁是個駝背者。

「就他的人生角色而言，」大師說：「園丁是個完美的駝者。」



「世上每一事物都很完美」的說法，弟子們很難認同。於是大師用另一種較易明瞭的說法：「上天用我們的生命之線，織成完美的作品，」他說：「連罪也被運用了。我們之所以看不到作品之美，是因為我們看了織錦的反面。」

更為簡潔的說法是：「某些人所看到的發亮的石頭，在珠寶商眼中則是顆鑽石。」

弟子看到一本全國性雜誌嘲諷大師的言論，感到十分痛心。

大師平靜如常，說：「如果不受到嘲笑，哪會有真正的真實？」



大師年輕時曾是位政治運動者，他領導過一次抗議政府的示威遊行。

數以千計的人走出家庭和工作崗位，加入這場激烈的運動。

遊行即將開始，他卻取消了整個活動。「你不能這樣做；這次遊行已

籌畫了好幾個月，花費也不少。人們會指責你變化無常。」激動的跟隨者說。



大師絲毫不為所動，他說：「我投身於真理，並未投身於一成不變。」



大師教誨說，人不快樂的原因之一是，他們認為沒有一件事是他們不能改變的。

他特別欣賞一則小故事：有個人告訴店主說：「你賣給我的這個電晶體收音機音質相當不錯；但我想換一個有較好廣播節目的。」



「你追求的是什麼？」「平安。」訪客說道。「對於一心設法保護我的人而言，真正的平安只會為他們帶來不安。」

對著一羣呆呆望著他，請他祝福的宗教人士，他調侃地說：「願上主的平安常擾亂你們！」



大師旅行回來，講述了一段他認為頗有的人生寓意的經歷。

在一個短暫停留的時刻，他走到一個看起來很整潔的餐飲檯上。上面有美味的濃湯、熱咖啡和各式各樣引人垂涎的食物。他點了一道湯。

「你是那巴士上的人？」嚴肅的服務員問道。大師點點頭。

「沒有湯。」

「熱咖哩蒸飯呢？」大師頗感莫名地問。





「沒有，因為你是那巴士上的人。你可以點三明治。我花了一整個早上做那些食物，而你只有十分鐘的時間。我不會讓你吃你沒有時間好好品嚐的食物。」



大師一點也不誇大其事。但每次他講話總會引起歡樂的爆笑聲，那些對靈修和自己持嚴肅態度的人，往往大感驚異。

一名失望的訪客說：「這人是個小丑！」

「不，不，」一名弟子說：「你誤解了；小丑讓你笑他，而大師是使你笑你自己。」

「人如何學習信賴神的顧佑？」

「信賴神的顧佑，」大師說：「就好像身無分文地走進一家價格昂貴的餐廳，吃上好幾十個牡蠣，希望在裡面找到一顆珍珠好能付帳！」



大師是如此厭惡崇拜，弟子們大為震驚。他總是說：「為自己找一個崇拜的對象，然後你很虔敬地遠離最基要的一點——愛的覺醒。」

他在自我辯護時，總會引用耶穌對那些喊著「主啊，主啊」卻一點也不知覺自己在做惡事之人的斥責。





他有次拿一根香蕉給一個對他敬畏滿懷的訪客。那人太崇敬這份贈禮了，不知該如何處置它。大師獲知此事，便以他慣有的方式說：「告訴那笨驢，把它給吃了。」



剛來不久的弟子向較有經驗的弟子請教：「我與大師生活在一起，怎麼沒能得到多大的收穫呢？」

「你來這裡是為了向他學習靈修嗎？」

「那麼，可否請問你是為何而來？」

「我來看他繫鞋帶。」

注視大師的簡單動作，坐下、行走、喝茶、趕蒼蠅等是種樂趣。他的行動裡蘊含著優雅，看起來與大自然是如此地和諧。他的行動彷彿不是出自自身，而是發自宇宙。

某次他收到一個包裹，眾弟子著了迷般地看著他恭恭敬敬解開繩子、拆開包裝紙、拿起物品。宛若整個包裹是個生命體。



一名虔誠的婦女告訴大師她早上辦過告解了。

「我無法想像妳會犯了什麼嚴重的罪，」大師說：「妳的告白是什





麼？」

「嗯，有個禮拜天我太懶惰了，沒去參加彌撒；還有，我咒罵了園丁；還有，我把婆婆趕出家裡一個星期。」

「但這已是五年前的事了，不是嗎？妳應該早就辦過告解了吧！」

「是的。但我每次都告這些罪過，我就是喜歡記住它。」



「有一天你會明瞭你一直在追求自己已經擁有的。」大師告訴一名用功不懈的弟子。

「那為何我現在看不到它？」

「因為你一直用心要看到它。」

「那麼我該放棄努力囉？」

「如果你放輕鬆，假以時日，它自會顯示給你。」

有人修練德行是為了博取所信的神的友誼和喜愛。大師為這樣的人說了下面這則故事：

一大羣民眾參加由某家香皂公司贊助舉辦的贈送凱迪拉克大賽。其中有道題目是：你為何喜歡用「天堂之香」肥皂。有個女人老實地回答：「因為我想要有輛凱迪拉克。」





「我和您在一起四個月了，而您仍未傳授我任何方法技巧。」

「方法？」大師說：「你要方法究竟是為了什麼？」

「為了達到內心的自由。」

大師哈哈大笑，然後說：「你真的需要很大的技巧，讓你從方法的陷阱中解脫出來。」



一名弟子抱怨說大師的靈修應該趕上潮流才好。大師聽了放聲大笑，然後說了一個故事。

有名學生說：「你們沒有較新的有關解剖學的書嗎？這些至少都有十年的歷史了。」書店老闆說：「嘿，孩子，這十年以來人類的身體並沒有多出一根骨頭。」

大師加上一句：「這一萬年以來，人性也沒多出什麼。」



大師某次提出一道謎題：「藝術家和音樂家與神秘家之間有何相同之處？」

無人能回答。

大師自己回答：「他們都明白最好的演說不是用嘴巴說出的。」





大師走在街上，與一個衝出門口的人撞個正著。那人怒不可遏，口出惡言。

大師彎腰致意，微笑著說：「我的朋友，我不知道我們誰該為這次相撞負責，但我不想花時間求個明白。如果是我撞你，那我請求您原諒；如果是你撞我，那就算了。」然後，他又微笑鞠躬，便走開了。



大師向一位畫家說：「要求得成功，每一個畫家都得放下無數的時間，永不斷地苦練。」又說：「有些人作畫時致力於擺脫自我。若真如此，一幅傑作便於焉誕生了。」

稍後，一名弟子問：「什麼人是大師呢？」

大師答道：「任何致力於捨棄自我的人。這樣的人，他們的生命就是

傑作。」

大師一向教導真理就在人眼前，未能看見它是因為沒有調整距離。

有次他帶一名弟子上山踏青。行至半山腰時，弟子看看周遭的矮樹叢，抱怨道：「我怎麼看不到您所說的美麗風景？」大師咧著嘴笑了起來，「你正踏著它呢，等到了山頭，你就看得到了。」





「我回到自己的國家後要上哪兒找到一位好師傅呢？」

「你隨時都找得到。」

弟子一臉茫然。

「只需注意你對每件事物的反應——一隻鳥兒、一片樹葉、一滴眼淚、一個微笑——萬事萬物皆可成為你的師傅。」



大師當然不是拘泥禮節之人，但在待人接物中，總流露一種自然的禮貌和優雅。

某夜，一名年輕弟子開車載送大師回家。途中對交通警察態度十分粗魯。他自我辯解道：「我寧願做我自己，讓人知道我真的感受。禮貌只不過是一堆熱空氣，一點也不實在。」

「說得雖沒錯，」大師愉快地應道：「但汽車輪胎裡就是一堆空氣，你看，它減輕了我們多少顛簸之苦。」



大師警示言辭之魅力時，展現了他罕見的口才。

他說：「小心言辭，你稍一閃失，它們便自行奔放。它們會迷惑、會催眠、會恐嚇——引你脫離它們所象徵的真相，引你相信它們是真的。」

「你所見的世界，並非孩童眼中的天國，而是一個破碎不全的世界，被語言裁割成千萬個碎片……彷彿海中的浪濤一個個獨立，脫離了海洋本體。」

「當言辭和思想歸於靜寂，宇宙將會真實地、完整地、一體地綻放，言辭就只是言辭：樂譜——不是音樂，菜單——不是食物，路標——不是





旅程的終點。」



一次大師論及言辭的催眠力量，屋內後座有人咆哮道：「你胡說八道！如果我說上帝、上帝、上帝，就會使我變神聖嗎？如果我說罪、罪、罪，就會變得邪惡嗎？」

「坐下！你這狗娘養的。」大師說。這人氣得面目發青，半晌說不出話來。然後他指著大師破口大罵。

大師頗悔悟地說：「原諒我，先生。我太過分了。我為我不可原諒的過失真心向你道歉。」那人的情緒立即緩和下來。

大師說：「你已得到答案了：一句話能使你大發雷霆，也能使你安靜下來。」

總督辭去了他的高位，來到大師面前請求教導。

「你希望我教你什麼？」

「智慧。」

「啊，我的朋友！我十分樂意，可惜有一大障礙。」

「什麼障礙？」

「智慧是無法傳授的。」

「所以我在這裡什麼也學不到了？」

「智慧是可以學得到的，但無法傳授。」





幾名弟子登上一白雪覆蓋的山頭。山中四處一片靜寂，身處其中彷彿與世隔絕。他們好奇地想知道晚間是否有任何聲響，因此他們將錄音機放在帳篷門口，按下錄音鍵，就逕自睡覺去了。

他們返回修院後，便拿出錄音帶來播放。沒有一點聲音；全然的、無染的寂靜。

也在一旁聽錄音的大師突然說：「你們沒聽到嗎？」「聽到什麼？」
「宇宙眾星系運行時的和諧圓融。」弟子驚訝地面面相望。



執著會使我們的觀察產生偏差。這是大師常講的主題。

大師藉著一次對話，使弟子得到了一個極佳的例證。他問一位母親：
「妳女兒好嗎？」

「我親愛的女兒！她好幸運！她嫁了一個好丈夫，給她車子、珠寶、許多僕人侍候著。他端早餐到她床上，她中午才起床。真是個理想的男人！」

「妳的兒子呢？」

「喔，可憐的孩子！他娶的老婆真是令人傷腦筋！他給了她車子、她想要的一切珠寶和一大羣僕人。而她每天睡到中午才起床，不給丈夫準備早點！」



每個人都再談論那個自殺身亡的人，此人一向信仰虔誠。修院內無人贊同此人的作法，但卻有人表示敬佩他的信心。

「信心？」大師說。





「他有堅持信念的勇氣，不是嗎？」

「那是宗教狂熱，不是信心。信心需要更大的勇氣：勇於檢視自己的信念，如果不符合事實，便加以排拒。」



大師小時在學校裡經常受到一個同學的粗暴對待。現在，這個同學年紀大了，帶著懺悔慚愧之心來到修院。他受到了熱情的歡迎。

有天他提起從前的粗暴行徑，但大師似乎忘了這事。「你不記得了嗎？」大師說：「我很清楚地記得我忘了它。」兩人融入純真的笑聲中。



一位母親問何時該開始對孩子教育。

「她多大？」大師問。

「五歲。」

「五歲！趕快回家去！妳已經落後五年了。」



大師聽聞鄰區的森林被大火燒至殆盡，立即動員所有的弟子，對他們說：「我們必須重新栽植雪松。」

「雪松？」一名不敢置信的弟子叫道：「但它們得花上兩千年的時間才能長成！」

大師說：「既然這樣的話，更得分秒必爭了，我們立刻開始吧。」





有人問一個大學生：「你為什麼去大師那裡？他能教你謀生之計嗎？」

「不，但多虧有他，我才知道謀生之後該怎麼用它。」



「你們的宗教領袖和你們一樣盲目、糊塗，」大師說：「面臨人生難題時，他們所想到的只是從經典上找答案。但是人生之廣闊是任何書本也容納不了的。」

他打了一個譬喻，一名暴徒搶劫時說：「這是搶劫！錢拿出來，否則

……」
「否則怎樣？」
「別讓我傷腦筋了！這是我頭一份工作。」

訪客問：「大師如何解釋世間的邪惡？」

弟子答說：「他不作解釋，他忙著為它做些事。」

另一人說：「人們永遠在與世界抗爭，或者對它早已厭倦了。大師則深深地著迷於他所見的奇異偉大、令人敬畏的深奧事物。」





傳道人的口才才是人盡皆知的。但他向朋友吐露，其實他那雄辯滔滔的演說效果從未及得上大師的樸實。與大師一同生活了一星期後，他知道原因何在。

傳道人說：「他講話時，言談中具現寂靜。而我的呢，天啊，全是思想。」



大師對人的身體極為崇敬。當弟子說身體是「瓦器」時，大師欣喜地引述了詩人迦比的詩句：

「在這瓦器裡，

有峽谷，有喜馬拉雅山羣；

七大洋也在其中，

還有百億個銀河星系，
天體的音樂、
瀑布的源頭、
以及眾河川。」



因為大師也曾是名老師，所以會見一羣老師時，興致盎然地暢談了許久。他說，老師們的問題在於他們時常忘記了教育的目的是生活而非學習。

他說某次他看見一個男孩在河邊釣魚。「天氣不錯，很適合釣魚，對嗎？」「是呀。」男孩答道。過了一會兒，大師說：「你今天怎麼沒上學？」「先生，就像你所說的，今天是釣魚的好日子。」

接著大師提到小女兒從學校裡拿回來的聯絡簿，上面寫著：「彌娜在





學校表現不錯。如果生活中的純娛樂不妨礙她的進步的話，她會表現得更
好。」



大師總不忘大自然何其神聖。

某日他坐在園子裡驚歎：「枝頭上，亮麗的藍色鳥兒忽上忽下地飛舞。
世間充滿牠的曲調，盡興歡樂，歡樂盡興，因為牠不知有明天。」



「法律是上天旨意的具現，因此人們要尊崇它、愛它。」傳道人虔敬地說。

「胡說，」大師說：「法律是必要之惡，因此必須刪減到最低程度。你找到一個喜愛法律的人，我便能找到一個頭腦呆笨的獨裁者。」

有一次大師提到他的妹妹推女兒的搖籃車推煩了，便在車上加裝了一個馬達。然後警察出面了。他們說加了動力的搖籃車一小時能行三哩路，因此列入「自動車」類，所以必須申請行照，加裝車牌、燈光和剎車設備；末了，還得申請一張駕駛執照！

大師接著說，有個太空人繞行地球軌道五百周回來之後，有人問他感覺如何。他說：「我累壞了！按教規每天要早禱、午禱、晚禱和夜禱，如果繞地球一圈就算一天的話，你想想看我這五百圈下來要祈禱多少次呢！」





在大師看來，所有的規定，不管有多神聖，都只有其運作上的價值，而且都必須順服於「實相」，此「實相」才是「至高的法律」。

他十幾歲的女兒趕時髦，要穿低胸露肩裝，媽媽覺得她還未到穿那種衣服的年紀。母女倆起了嚴重的爭執，持續了好幾天。

最後她們要求大師幫忙解決此問題。他說：「讓她試穿吧，如果衣服不滑下來，就表示她已夠大了，可以穿了。」



宗教作家前來請求大師賜一智慧諍言。

大師說：「有人寫作是為了謀生，有人是為了陳述自己的觀察所得，或丟些問題給讀者，其他的人是為了解了解自己心靈之深處。這些作品都不會流傳千古。真正卓越的作品是出自那些不寫作就活不下去的人。」

稍後他又加以解釋道：「這些作者的作品中表達出神性——不管他們寫的是什麼。」



某人問，悟的感覺像什麼。大師答說：「好比走入荒野之地，突然間你覺得受到注視。」

「誰的注視？」

「岩石、樹木和山。」

「很怪異的感覺。」

「不，很舒服的。但因為不熟悉，人會產生跑回原有世界的衝動，回到平常的世界——有人的吵鬧聲、說話聲、笑聲——使我們與自然和『實相』相隔絕。」





有人問大師當他的努力只結出一點點果實時，是否從不感到洩氣。

大師回以一則故事：晚春時節，在一個寒冷多風的日子裡，一隻蝸牛開始爬上櫻桃樹。附近樹上的麻雀著實嘲笑了他一番。接著其中一隻飛過去對他說：「嘿，傻瓜，你難道不知道這樹上沒有櫻桃嗎？」小東西並沒有停下來，他邊爬邊說道：「等我到了之後就會有的。」



弟子有長時間抑鬱的傾向。「醫生堅持要我服藥以遏止我的抑鬱症。」他說。

「那麼，你為何不按照他的指示呢？」大師說。

「因為藥物會傷害我的肝臟，縮短我的生命。」

大師說：「你寧願有個健康的肝臟，也不要快樂的心情？一年的活潑生命勝過二十年的退縮生活。」稍後他對弟子說：「人生和故事一樣，在好不在長。」



有天，大師說：「不自覺中所做的善行，勝過有意識的善行。」這話引起陣陣的疑問，而大師如往常一樣閃身迴避了，因為他認為回答問題的時候未到。

某日，眾人皆前去聆賞一位世界知名的鋼琴家的演出。大師向鄰座低語道：「那女士在鍵盤上的手指的動作不是意志所能指使的，如此美的音





色是不自覺中產生的。」



一位修院的訪客對於他所稱的「大師的喜悅容光」印象最是深刻。某日他恰好遇見大師的一位老朋友，便請求他為此作一解釋。

這位朋友說：「不妨這樣說吧：人生是一樁奧秘。死亡是揭開此奧秘的鑰匙，你一啟動鑰匙，便永遠地消逝於奧秘之中。」

「我們必須等到死亡之時才能轉動鑰匙嗎？」訪客問。

「不！你可以現在便開啟——經由靜默——融入於奧秘之中。然後你也會變得喜悅洋溢、容光煥發，就和大師一樣。」

某人請大師解釋下面這句話的意思：「悟了的人不需移動身軀即能旅行。」

大師說：「每天坐在你的窗戶邊，觀察你後院中時時變化的景致，此時地球正帶著你作它每年一次環繞太陽的旅行。」



大師吟唱著梵文詩句，聲音優美動人。一位梵文學者聽後深深為之著迷，他說：「我就知道，世上沒有任何語言比梵文更適合表達神聖的事。」

「別傻了，」大師說：「神聖的語言不是梵文，是靜默。」





大師對虛偽的自貶被錯認為謙遜覺得很好笑。他告訴弟子一則寓言故事：

有兩人前去教堂祈禱，一個是司祭，一個是教堂的執事。司祭開始槌胸，失控地哭喊道：「我是最卑微的人，上主，我不配獲享祿的恩寵！我是虛無，我一無是處——請憐憫我。」離司祭不遠的是教堂執事。他也情緒激昂地槌胸哭喊道：「上主，求祢垂憐！我是罪人，一無是處。」司祭輕蔑地回過頭去，「哈！」他說：「看看是誰自稱一無是處！」



「請你舉出一種靈修的實際效果。」準備要辯論一番的懷疑論者說。
「現成的就有一個，」大師說：「當某人蓄意觸怒你時，你能夠將你的靈魂提至高處，使他觸怒不著。」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弟子驚訝地質問，不解大師為何才回到修院不到二十四小時又堅持要離開。

「因為你不需要一位師傅。我能指引路給你，但唯有你自己能走這趟路。我能告訴你水在何處，但只有你自己才能喝這水。為何浪費你的時間在此，不切實際地凝望著我？你知道路的。走！水就在你面前。喝！」





一羣朝聖者決定把「拜訪大師」納入行程中。當他們來到他面前時，他們請求大師賜贈一宗教智慧之言。

在宗教事務上善於觀人的大師說道：「我知道你們一點也不是真正的靈修之人。」

眾人皆感不悅，此話深深觸犯了他們的自我。他們要求大師作一解釋。大師說：「一隻兔子和一隻獅子某次走進一家餐廳。餐廳裡每個人都停下來注視他們，他們不敢相信眼之所見。兔子向侍者說：『請給我萵苣，不用沙拉醬。』』你的朋友呢？』侍者問：『他要吃什麼？』』他不吃。』』你是說獅子不餓？』兔子正視著侍者說：『如果他真的是獅子，還會坐在這裡嗎？他是偽裝的！』』

好奇的弟子問：「請告訴我們悟了的人有何徵兆？」

大師說：「有個徵兆，就是你發現自己在問：是我瘋了，還是其他的人？」



不論是牧師或神父，大師總是勸人勿聽其言，但看其能力。

他說，兩個旅客在前往檀香山途中爭論著夏威夷的正確發音。一人說是「夏威夷」，另一人則堅稱是：「夏輝夷」。他們到達後第一件事便是找當地人詢問。「哈囉！你們當地人稱呼這個島是夏威夷還是夏輝夷？」





「夏輝夷。」當地人說。「謝謝你。」
「『輝』常歡迎二位。」當地人加上一句。



「一位大師的工作是什麼？」面容嚴肅的訪客問。

「教人們笑。」大師嚴肅地回答。某次他又說：「當你能夠微笑面對人生時，你已凌駕世界之上——宛若一準備赴死之人。」



「如何辨別開悟與否？」

「悟了的人不做他認為是邪惡之事，」大師說：「但也不受它的引誘。」

他接著說了一則故事。有個走私者由於害怕警方的搜捕，跑到一位極為神聖的僧侶之前，求他答應將走私貨藏在修道院裡，因為僧侶聖德聲名遠播，無人會起疑。僧侶憤怒地予以拒絕，並要求這人立刻離開修院。「我會給你十萬元酬謝你的苦行。」走私者說。僧侶說不之前，稍稍地遲疑了一下。「二十萬元。」僧侶依然拒絕。「五十萬元。」僧侶拾起一根棍棒大叫道：「立刻滾出去。快接近我要的價錢了！」



「會猶豫是否要以全部所有換取真理的人是傻子。」大師說。





接著他說了一則寓言故事：石油業最景氣之時，小鄉鎮裡的地主紛紛出售自己的土地給石油公司以換取財富。有位老太太拒絕以任何價錢出售土地。出價者所提出的數目已達天文數字了；有家石油公司乾脆聲明只要她說出一個數目，立刻會給她。老太太仍是堅不出售。一位在旁鼓吹的朋友質問她為何如此。老太太說：「你看不出來嗎？如果我把地賣掉，我就失去唯一能賺錢的來源了。」



「我很富有，但很悲慘。為什麼？」

「因為你花太多時間在賺錢上，留給愛的時間太少了。」



大師教導說，改變總會帶有副作用，即使是好的改變亦然，因此尋求改變之前應先細心審察一番。例如：彈藥的發明保護人免受野獸的攻擊；也帶來了現代戰爭。汽車加速人行進的速度；卻產生空氣污染。現代科技拯救我們的生命；也使我們的身體肌肉日漸鬆弛。

「從前有一個人，」他說：「他有一個金黃色的肚臍眼，這使得他非常困窘，因為每次當他淋浴或游泳時，總是成為人們取笑的對象。他一次又一次地祈禱，希望肚臍眼產生改變——就在某天晚上，他夢見天使取下了他的肚臍眼放在桌上，旋即消失了。早晨醒來時，他發現夢竟然是真的——閃亮的金黃色肚臍眼就放在桌子上。這人欣喜若狂地跳了起來——而他的肚臍卻掉了！」





哲學家問：「創造萬物的目的是什麼？」

「產生愛，」大師說。稍後，他對弟子們說：「創造之前，愛已存在。創造之後，愛便產生，當愛圓滿完成之時，創造將不再繼續，而愛則永不止息。」



某日話題談到現代科技，大師說他有個朋友因為希望培養孩子對音樂的喜好，便為他們買了一架鋼琴。

當晚他回家時，發現孩子們迷惑地望著鋼琴，他們問道：「要如何接

上電源？」

大師說他曾經請過一名廚娘，她煮的雜碎一級棒。

「妳究竟是怎麼煮的？妳能不能告訴我這道菜的秘方？」

廚娘臉上充滿得意之情。她說：「牛肉沒什麼特別的，胡椒沒什麼特別的，洋蔥也沒什麼特別的；但是當我把自己丟進去時，這道菜就變得不一樣啦！」





大師年輕時經常至世界各地旅行。有次在中國上海的港口邊，他聽見鄰船有人高聲尖叫。他探頭一看，只見附近一艘平底帆船上，有一人倚在船邊，抓著另一個在水底翻騰掙扎的人的辮子。在船上的那人不時地將另一人按壓到水裡，然後又猛力將他拉起。接著兩人激烈地爭論約一分鐘左右，又開始重複上一個動作。

大師喚來船上服務生詢問他們爭吵什麼。服務生聽了一會兒，笑道：「沒什麼，先生。船上的那人要另一人給他六十元，要不就將他溺死在水中。在水中的那人說不，他只願意給四十元。」

弟子聽了這故事後莫不哈哈大笑。大師說：「你們之中有誰不拿獨一無二的生命來討價還價的？」語畢，四下一片寂然。



「誰是快樂之人？」

「一無憑藉、無欲無求之人。」大師說。



大師每次談論天主，總會引起人們的疑問。他的話或成詩句，或具象徵性，皆是對「不可知」者的表達。然而，人們總是愚蠢地視之為對神的直接陳述。

「我所知道的天主，祂是智慧的、慈善的。」傳道人這麼說時，大師應道：「那為何邪惡當前時，祂站在一邊不施予援手？」傳道人說：「我怎麼知道呢？你當我是誰，神秘家嗎？」

稍後他饗以弟子以下這則猶太故事：兩人坐著靜靜地啜飲，片刻後，其中一人說：「生活就像一碗溫熱的湯。」「像一碗溫熱的湯？」另一人





問：「為什麼？」「我怎麼知道？你當我是誰，哲學家嗎？」



某次大師提及印度的某個概念：萬物的創造是神的遊戲，而宇宙是祂的遊樂場。靈修的目的，是使人生成為一場遊戲，大師如此宣稱。

這話對一個清教徒型的訪客而言，似乎太輕浮了些。「難道不需要工作了嗎？」

「當然要。但唯當工作轉化成遊戲，它才是一種靈修。」



某人問大師何謂「非功利行為」。他答說：「為了行動自身而行動，不為他人的肯定或任何利益。」

接著他說，有位研究員雇用了一人，將他帶至後院，並給他一把斧頭。

「看到那根原木了嗎？我要你砍伐那根木材，只是你必須使用斧頭的背面，不能用斧刀。一小時的薪資是一百元。」那人心想這研究員八成是瘋了，但酬勞實在優渥，於是他便開始工作了。兩個小時後，他向研究員說道：「先生，我不做了。」「怎麼回事？你覺得酬勞太少嗎？我加倍給你！」「不，謝謝你，」那人說：「酬勞不是問題。只是當我砍柴時，我得看見有木屑在飛揚呀！」



一對夫婦十分憂心孩子的教養問題，大師引述了一段希伯來人諺語：





「勿將你的孩子限制在你自己的知識範圍裡，因為他們誕生在另一個年代。」



「人們不快樂的主要原因，在於他們從痛苦中獲得一種反常的滿足感。」大師說。

他說，在某次旅行中，他睡在火車的上舖。但他無法入睡，因為從下舖傳來女人持續的呻吟聲：「喔，我好渴……天啊，我好渴呀……」

哀吟之聲未曾間斷。大師只好爬下梯子，走過火車長長的多風通道，裝滿兩大紙杯的水，帶回交給那個痛苦的女人。

「女士，這裡有水！」

「上天保佑你，先生。謝謝你。」

大師爬回他的睡舖，舒服地躺下來，正快進入甜美的夢鄉之際，下舖又傳來悲吟聲：「喔，我剛才才是多麼地渴呀……天啊，我剛才才是多麼地渴呀！……」



一名社會工作者向大師傾訴她的悲哀。若不是得花許多時間和精力，保護她自己和工作免受他人的毀謗和誤會，她原可以為窮苦人做更多的好事。

大師專心聽著，然後只說了一句話：「沒有人會對不結果實的樹丟石頭。」





「行動能導引人悟嗎？」有人問大師。

「悟唯靠行動。」他回答：「但必須是非功利的行動，為了行動自身所做的行動。」

他解釋道，某次他和一個足球明星的兒子同坐在看台上，觀賞一場練習賽。當那個足球明星踢進漂亮的一球時，全場觀眾為之歡騰。但他兒子卻無動於衷，只是坐在那兒看著，顯得有點無聊。

「你怎麼了？」大師問：「你沒看到父親射進了一分嗎？」

「是呀，他得分了。正式比賽是在星期五，那時得分才有用。」

大師結論道：「行動的價值竟是以它是否幫助你成功來衡量，而非為了行動自身，唉！」

大師不是宗教功課的奉行著。

有人詢問箇中原因，他答道：「檯燈擺在太陽底下光芒頓失；即使是世界最高的廟宇，在喜馬拉雅山腳前，也只是一丁點大。」



「神廟的神師告訴我，唯有在神廟內才能崇拜神。您認為呢？」

「那位神師不是能給你這方面意見的最佳人選。」大師說。

「但是，他不是個專家嗎？」

為了啟其疑惑，大師敘述了一段自己的經歷。有次他在國外旅行，途





中隨手翻閱兩本旅遊指南。他的導遊對著那兩本書皺起眉頭說：「這本很不好，那本較好。」「為什麼？這本不是有較多的資訊嗎？」導遊搖搖頭說：「這本書上寫說給導遊五毛錢，那本書說給五塊錢。」



「你之所以參加宗教組織，是因為它提供你機會，在清楚的意識之下巧妙地閃避了宗教。」大師說。

他敘述某次與一名女弟子的談話。那名女弟子剛與一個時常出差在外的推銷員訂婚。

「他長得好看嗎？」大師問。「嗯，他在人羣當中一點也不顯眼。」
「他有錢嗎？」「他如果有錢的話，也不會花錢。」
「他有沒有任何壞習慣？」
「他抽煙、喝酒，全都過量了。」
「我不了解妳，既然妳說不出他

任何長處，為什麼要嫁給他呢？」「嗯，他大部分的時間都出差在外，這樣我的婚姻將不會有丈夫的負擔。」



大師甚少提及靈修方面的主題。他滿足於每日的吃飯、工作、與弟子們同樂，加入他們的談話，討論千百個不同的主題，從國家的政治情況一直到最新的酒吧笑話，都是他們談話的材料。

有位訪客問道：「這個只說笑話不談神的人，怎麼可能教你們東西？」

一名弟子說：「除了使用字辭外，還有別的施教方式。」





大師愛玩一種撲克牌遊戲。某個敵機空襲的夜晚，他和一些弟子一頭栽進撲克牌遊戲中。當他們中途停下來喝飲料時，談到了死亡。

「若我在遊戲中被槍彈擊斃，你們會怎麼做？」大師問。「您希望我們做什麼？」「兩件事，第一，把屍體移走。」「第二件呢？」「發牌。」大師說。



「你當初為何來大師這裡？」

「因為那時的生命不知往何處去，也無任何收穫。」

「那麼現在你的生命到了哪一境地了？」

「沒有。」

「它帶給你什麼了嗎？」

「沒有。」

「那麼這有何不同？」

「現在我沒往任何地方去，是因無處可去；我沒得到什麼，是因為不想要什麼。」



大師對一個經年研究宗教誠律的人說：「通往美好人生的鑰匙是愛，而非宗教或誠律。」

接著他說了一個故事。有兩個上主日學的小朋友，他們很討厭主日學





教導的宗教規範，因此其中一個提議逃課。

「逃課？但是會被我們的爸爸抓到，揍我們一頓。」

「我們也打回去。」

「什麼？打你爸爸？你一定瘋了。你忘了嗎？上天要我們尊敬父母親。」

「也對……好吧，那麼你打我爸爸，我打你爸爸。」



大師認為人界定自身為印度人、中國人、非洲人、美國人；印度教徒、基督徒或回教徒……一點意義也沒有，這些不過是標籤罷了。

有名弟子宣稱自己徹頭徹尾是個道地的猶太人，大師溫煦地對他說：「猶太人是你的限制條件，而非你的身分。」「我的身分是什麼？」

「無。」大師說。「你意思是我是虛空？」弟子難以置信地問。「可以加上任何標籤的虛無。」大師說。



在大師的生日宴會上，一名弟子有點不客氣地拒絕了一杯酒。

當他在屋內走動時，碰巧遇上大師，大師向他眨眨眼，並在他耳邊低語道：「我的朋友，你尚得學習一些有趣之事。」

「是什麼呢？請您舉個例。」

「比如說：你可以把你祈禱時所用的毯子浸染在酒裡，它依舊能充滿神的祝福。」





大師喜愛的是適度的節制，而非嚴峻的苦行。他說，如果我們真的喜愛一件事，自能懂得節制之道。

有人問他何以如此反對苦行，他答道：「因為苦行製造出厭惡樂趣之人，而他們遲早有一天會變成厭惡人的人，冷酷而又苛刻。」

「但是很多喜好享樂的人也是冷酷又苛刻的。」

「非也，他們愛的不是樂趣，他們把自己塞滿了樂趣。他們所愛的是過度的享樂所加給身體的懲罰。」



大師的教導大多採寓言或故事。有人詢問弟子其資料從何而來。

「從上天來的，」弟子答覆：「若上天意欲你成為治療者，祂會派遣病人給你；若祂使你成為教師，祂會給你學生；而祂若派定你成為一位大師，祂會送你故事。」



有人請教大師有關耶穌論其門徒惱恨自己父母親的這一指示。大師說：「你很難找到比父母更大的敵人了。」

他說，他曾經在超級市場遇見一個女人推著嬰兒車，車內有兩個小男孩。「妳的小孩真是可愛極了，」大師說：「他們多大了？」「醫生是三歲，另一個律師是兩歲。」女人答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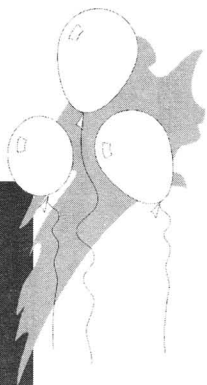
對於那些天真自信只要憑著意志努力以赴，沒有達不到的事的弟子，大師總是說：「生命中最好之事是無法憑意志去成就的。」

「你可以隨己意將食物放進嘴裡，但無法憑意志產生食慾。你可以隨己意躺在床上，但無法想睡就立刻入睡。你可以憑己意稱讚某人，但無法勉強生出欽佩之心。」

你可以隨己意說出秘密，但無法強求信任。你可以憑著意志服務他人，但卻無法憑著意願產生愛。」

輯

二



「每當你想要改變別人時，」大師說：「先問自己一個問題：這項改變是為了滿足什麼？我的驕傲？我的快樂？還是我的利益？」

然後他告訴他們下面的故事：有個人就要從橋上跳河自盡，一位警察衝上去對他喊道：「不，不要！求求你不要跳下去。為什麼像你這樣根本還未開始活的年輕人會想要跳水呢？」「因為我厭倦了人生。」「現在請你聽我說，如果你跳下河裡，我也得跟著跳下去救你，對不對？河水冰冷刺骨，而我的肺炎才剛痊癒不久。你知道我的意思嗎？我有可能會死掉。而我有妻子和四個小孩，你願意讓這事發生而使自己良心不安嗎？不，你當然不。所以聽我說，乖。悔悟吧，天主會原諒你。回家去吧。你可以在家裡找個隱密安靜的地方上吊解決。」





由於惱怒大師似是而非的言語，一位從歐洲來的哲學家聲稱：「我早就聽說，在蘇伊士運河之東，兩種矛盾的說辭可以同時成立。」

大師對於這個說法感到興味十足。「蘇伊士之東，」他說：「差一點就快到真實之境了。無怪乎『實相』是樁無可了解的奧秘。」



修道院裡沒有時鐘。有個商人抱怨著無法準時，大師說：「我們這裡所遵行的是宇宙時間，不是業務上的時間。」

商人不曉這是什麼意思，於是大師再說：「每件事都依你觀察的角度而定。從森林的角度來看，一片葉子的掉落有什麼意思呢？站在宇宙的觀點上來看，你無法遵守業務時間又如何呢？」



「為何有較多的人不能悟道呢？」

「因為他們追求的不是真理，而是自己的利益。」

他以一則波斯回教徒的故事來作說明：有個急需錢的人在街上想賣掉一條質地不佳的毯子。第一個前來光顧的人對他說：「這是條劣質的毯子，又破舊不堪。」於是他以極低的價錢買了它。一分鐘後，買了毯子的人向一個湊巧經過的人說：「這裡有條毯子軟得跟絲一樣，先生，找不到像這樣的貨了。」一位當時在場目睹整個過程的波斯回教徒說話了：「毯子先生，求求你，把我放進你那個可以把粗劣毛毯變成細軟的好貨，又能把小石子變成寶石的神奇盒子吧。」

「神奇的盒子，」大師說：「就叫做私心：把真理轉變成欺騙的最有效工具。」





「我以為靈修與政治無關。」一名剛知道大師從事政治活動而顯得震驚的女弟子說。

「那是因為妳不明白靈修的真義。」大師回答。
次日，他把她叫來說：「妳也不明白何謂政治。」



「有所謂的自私的愛嗎？」某人問道。
大師答覆以這則故事：道格伍先生焦急地站在一旁，天使們正在審查他的紀錄。負責紀錄的天使審查後驚叫道：「這實在難以置信，前所未聞！」

你一生中，從未犯下一丁點罪，連一些輕微的過失也沒有！你做的全是善事。現在我們要讓你進到天堂中的哪一類別呢？不能放在天使之類，因為你不是天使。也不能放在人類的部門，因為你毫無缺點。所以我們要送你回地上一天，讓你至少犯下一件罪過，然後以一個人的身分回來這裡！」

可憐的無罪的道格伍先生發現自己回到了家鄉的一個街角，他悶悶不樂，十分困擾，他決心稍稍偏離正途一下。一個小時過去了，兩個小時，三個小時，道格伍先生仍舊無助地站著，不知道該怎麼辦。所以當一位體格粗壯的女人對他眨眼時，他便欣然地予以回應。雖然這個女人又老又醜——但卻是進入天堂的許可證，因此他便與她共度了一晚。黎明到來時，道格伍先生瞄一眼手錶，發現他得趕快，再過半個多鐘頭，他就要再次被帶往天堂了。正當穿衣時，他突然呆住了，因為那位老小姐從床上叫道：「喔親愛的，親愛的道格伍先生，你今晚做了件多麼偉大的善事啊！」





一位藝術家正在修道院演講。「藝術可以在博物館裡找到，」他說：「但是美是四處可尋的，它在空中、在地上、在所有的地方，任人擷取，沒有名字。」

「正如同靈性，」大師次日與弟子在一起時說：「它的象徵可在那稱做神廟的博物館裡找到，但它的本質卻是存在於四處，任人採擷，不易辨認，沒有名字。」



雖然大師深深著迷於現代科技，但他卻拒絕稱之為「進步」。為他而言，真實的進步是「心靈的進步」、「幸福的進步」，不是「腦力的進步」或「新發明的進步」。

「您對於現代文明有何看法？」某次有位記者問他。

「我想那是一種很好的概念。」他答道。

某天談及現代的進步時，大師說曾經有兩位來自開發中國家的訪客到修道院。

他問他們老百姓的經濟狀況，其中一個訪客很高興。他說：「老兄，我們有進步的文明；我們甚至有好幾個軍火製造廠呢！」





大師對一名社會工作者說：「我怕你造成的傷害多過於好處。」

「為什麼？」

「正義有兩件要務，你只強調其中之一。」

「是什麼？」

「窮人有權利要求麵包。」

「另一件是什麼？」

「窮人有權利要求美麗。」



大師對於社會工作者感到不滿，因為他們尋求的只是改進，而非革命。

「從前有位脾氣溫和，非常聰明的國王，」大師說：「當他獲知有一些無辜的人被關在監獄裡時，他立即命令為那些無辜的囚犯另建一處較為

舒適的監獄。」

有名弟子十分敬佩大師，他將大師看作是神在人間的代表。

「喔，大師，請告訴我，」他說；「您為何來到這個世界？」

「為了教導像你這樣的傻子不要再浪費時間崇拜大師。」他得到這樣的答覆。





某人誇耀自己國家經濟和文化的成就，大師感觸良深。「那一切的成就曾讓你的同胞在心靈內起了些微的變化嗎？」他問道。

接著他說，有個白人被食人族抓去了，在活烤之前，他被帶到頭目面前。當他聽到頭目說的一口純正哈佛腔時，可想見他張口瞪目的驚愕貌。

白人問：「哈佛沒有改變你嗎？」「當然有，他們使我變文明了。待會兒把你烤熟之後，我會穿著正式服裝，以刀叉用餐。」



「這是你的錯誤，在你自己之外尋找神。」大師說。

「那麼我該往內尋找祂嗎？」

「你沒看到你的『內』是在你之外嗎？」大師說。

大師一再地警惕人勿將「實相」局限於一個概念或名稱。

某次一位神秘學學者問道：「先生，當你說存有時，指的是永恆、超越經驗的存有，還是倏忽即逝、偶然的存有？」

大師闔眼沉思，然後張開眼睛，以全然放鬆的神態說：「是！」稍後他說：「一旦你為『實相』加上名稱，它便不再是『實相』了。」

「即以『實相』稱之也不妙？」一個調皮的弟子問。

「更正確地說連以『它』稱之也不行。」





大師立意有系統地摧毀每一種教條、每一種信念，以及對於神的概念。因為這些原是指引的工具，如今卻成了描述物的本身。

他喜歡引用下面這段東方諺語：「聖人指月，愚駭者只見其指。」



大師不與人爭論，因他深知爭論者所求的是肯定自己的信念，而非真理。有次他向弟子顯示爭論的價值：

「一片麵包掉落在地時，塗有奶油的一面在上還是在下呢？」

「有奶油的一面當然在下。」

「不，在上。」

「我們來作個實驗。」

一片麵包塗上了奶油，丟到空中，掉落地上——塗有奶油的一面在

上！

「我贏了！」

「只是因為我犯了個錯誤。」

「什麼錯誤？」

「顯然地，我把奶油塗錯了面。」



大師說：宗教信仰不是「實相」的陳述，而是某個奧秘的暗示和線索，超越人類思想的範圍。簡言之，宗教信仰只是指向月亮的手指。

某些宗教信徒只是一直在研究那根手指，其他的人則忙著吸吮它，還有人以那根指頭挖出自己的眼睛。這些就是盲信者，宗教使他們盲目了。能夠跳離手指而見其所指者，實在罕有。這些人是被指為褻瀆者的真正超





越信仰宗教的人。

某夜大師領其弟子走到空曠的戶外，天空布滿了星星，他指著星星，看著弟子說：「現在大家集中注意我的手指。」

他們都懂了。



大師總是打破信仰神的每一種陳述，一名弟子驚惶不安地叫道：「我已經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攀了。」

「這正是羽翼初豐的小鳥被推離巢之時所說的話！」稍後他說道：「若你安臥於你的信仰巢中，你還會想飛嗎？那不是飛，而只是振翼而已！」



「謙遜不是無聊的自貶，」大師說：「謙遜是明白你一切努力的成就，所改變的是行為，而不是你自己。」

「所以真正的改變是毋須費力的？」

「對。」大師說。

「那它如何產生呢？」

「藉著覺醒。」大師說。

「如何才能覺醒？」

「當一個人睡著或醒來，他是如何做的呢？」大師說。

「所以沒有一種真正的長處可以讓人驕傲的？」

大師用他某次無意中聽到的一段對話來回答：「我們的師父，他的聲音多麼美，他吟唱多麼神聖！」「哼！如果我有和他一樣的聲音，我也能唱得那麼好！」





鄰近王國的統治者宣布其參訪修道院的意願，每個人聞此消息都十分興奮，唯獨大師仍與平日無異。

國王被引至大師面前，他鞠躬致意，接著說道：「我相信您的修行已臻至玄秘的完美之境，因此我前來請教您有關奧秘的本質。」

「為什麼？」大師問。

「我想深入了解存在的本質，好能掌握我自己和我的臣民的存在，以使國家和諧。」

「好，」大師說：「但我必須先告訴你，當你深入了解你的問題之後，你會發現你所追求的和諧不是靠掌控得來的，而是靠著順服。」



自以為是的傳道人問：「以您的判斷，什麼是世上最大的罪？」

「把別人看作罪人。」大師說。



「的確有兩種人：法利賽人和稅務員。」大師閱讀了耶穌的比喻後，這麼說道。

「如何辨別法利賽人呢？」

「很簡單，就是把人分等級的人！」大師說。





「人的好壞相差無幾。」不喜歡為人加上標籤的大師這樣說。

「您怎能說一個聖人和一個罪人沒什麼差別呢？」弟子抗議道。

「因為每個人和太陽的距離都是一樣的。你住在摩天大樓頂端，與太陽的距離難道就縮短了嗎？」



大師認為世人所視為真者，其實為假；因此先驅者總是寂寞的。他說：「你將真理看成是書本上獲得的公式。真理實需以孤寂的代價買來的。倘若你欲追隨真理的芳蹤，你必得學習獨自行走。」



「我已作好準備到任何一個地方去尋找真理。」熱心的弟子如此宣告。大師不覺莞爾。「你何時出發？」他問。

「您告訴我目標，我就立刻啟程。」

「我建議你朝鼻子所指的方向旅行。」

「好。但我要在何處停下？」

「任隨你意。」

「我會在停下來地方找到真理嗎？」

「是的。它就在你面前，盯著你那雙看不見的眼睛瞧。」



「悟是易是難？」

「就如同看見你眼前事物一樣地容易，也一樣地困難。」





「看見眼前事物有什麼難的？」

大師回以下面這則短故事：女孩開車迎接男友並說道：「注意到我有什麼不一樣嗎？」「新衣服？」「不是。」「新鞋子？」「不，是別的。」「我放棄。」「我戴了防毒面具。」



一名佛教徒弟子問道：「佛心是什麼？」

「為何不問自己的心或自己，卻問別人？」大師說。

「那麼，什麼是我自己，大師？」

「要知道答案，得先學習所謂的『秘密行動』。」

「什麼是秘密行動？」

「這樣。」大師閉上眼又睜開。

大師向弟子解說，若能做到「不作任何詮釋的觀」，離悟之境就不遠了。什麼是詮釋性的觀呢？

大師如此解釋：兩個信奉天主教的挖土工在一所妓院前的馬路上辛勤工作著。他們看見一位猶太經師鬼鬼祟祟地溜進那間聲名不佳的房子內。「你想這是怎麼回事呢？」他們互相對問。過了一會兒，又一個基督教牧師溜進去了，他們並不驚訝。「你想這是怎麼回事呢？」接著，一位當地的天主教神父以袍子遮著臉，偷偷地潛進那所屋內。「不好了，裡面一定有個女孩生病了。」





弟子問大師如何才能進入「道」。

「你有沒有聽到修道院旁那條溪流的潺潺水聲？」

「有的。」

「那正是入道的最好方法。」



大師喜歡說這則他自己的故事：

他的頭一個孩子出生後，他跑去育嬰室，看見妻子站在嬰兒床邊。他靜靜地看著她正凝視在沉睡中的嬰兒，臉上充滿了驚奇、難以置信、狂喜又著迷的神情。他被這一幕情景感動得落淚。他輕輕地走到她身旁，摟著她低語道：「親愛的，我知道妳的感受。」

妻子吃驚地回過神來，脫口而出：「是呀，我怎樣也不明白他們怎能

以二十塊錢做出像這樣的嬰兒床。」



任何時候一提到有關神的話題，大師總是堅稱神基本上是遠超過人的思想範疇的，是一奧秘，因此任何關於神的言論，都只是我們對於祂的概念，而非祂自身。

弟子始終未能掌握這話的意思，直到某日大師這樣地告訴他們：「說神創造了世界，或神愛我們，或神是偉大的，這些都不對，因為神是無可言說的。因此，為了正確起見，應該說：我們的『概念神』創造了世界，我們的『概念神』愛我們，我們的『概念神』是偉大的。」

「如果真是如此，那麼我們不是應該丟棄一切對神的概念嗎？」

「如果你一開始就不立偶像，也就毋需捨棄了。」大師說。





有些弟子感到迷惑，因為大師好像一點也不關心人們是否相信位格性的神。

某次他引述一段他極喜愛的話給弟子聽。那是取自聯合國秘書長哈馬紹的日記：「當我們停止相信位格性的神的那日，神並不因此而死。但，當我們的生命從此不再為那永恆不變的光所照亮時，我們便死了。那光亙古恆新，令人驚異，其源頭非理智所能企及。」



大師某次見一大羣人聚集在修道院門口，對著他唱聖歌，並高舉布條，

上面寫著：「基督就是答案。」

他走到一個手持標語，面容嚴峻執拗的人面前說道：「是的，但問題是什麼呢？」

那人頓時吃了一驚，但很快地恢復了神色說：「基督不是一個問題的答案，而是我們的困難的答案。」

「若是如此，困難是什麼呢？」

後來他對弟子們說：「如果基督的確是答案，那麼基督的意思便是：清楚了解是誰在製造難題，如何製造。」



「我要怎樣才能悟？」一名渴求了解的弟子問。

「把事實當事實看。」大師說。





「那我要做什麼才能把事實當事實看呢？」

大師微笑道：「我有好消息和壞消息要告訴你，我的朋友。」

「壞消息是什麼？」

「你無法做什麼，看，是一項恩賜。」

「那好消息是什麼呢？」

「你不必做什麼，看，是一項恩賜。」



人類的難題很難以概念來解決。一位勞動改革者花了點代價才明白了這點的。

某次他帶著大師參觀一個以現代方法挖掘的溝渠。「這機器，」他說：「搶走了很多人的工作，他們應毀掉它，讓一百個人用鏟子挖那渠道。」

「是的，」大師說：「或者更好是讓一千人用湯匙挖。」



傳道人決意要逼使大師說出在信仰上主方面一個不模稜兩可的意見。

「您相信真有一個上主嗎？」

「當然，我相信。」大師說。

「一切事物都由祂所造，您相信嗎？」

「是，是的，」大師說：「我當然相信。」

「是誰造了上主？」

「你。」大師說。

傳道人被嚇得呆住了：「您當真地告訴我，是我造了上主？」

大師平靜地說：「是的。那個你成天想著、念著、談著的上主。」





大師不歡迎理論家，只為了一個簡單的理由：他們的理論聽起來很合理，但不合事實。

他說有位理論家這樣說：「這是個瘋狂的世界。富人雖有很多錢，但他們是以信用卡買東西；而窮人沒什麼錢，卻得以現金付款。」「所以你有何建議嗎？」某人問。「倒過來，讓富人付現金，窮人用信用卡。」「但如果店主同意窮人使用信用卡，最後他也會變成個窮光蛋。」「太棒了！」理論家說：「那他也可以用信用卡買東西了。」



有些人總是一心一意的為神的存在做辯護，或不停地討論祂的本質，大師覺得和這些人講話很累。他們忽略了覺醒這重要的功課，只有覺醒能為他們帶來愛與自由。

對一羣要求他談論神的人，他說：「你們所尋求的，是談論神而不是看見祂；而你們所看見的是你們所認為的祂，而非『實相』的祂。因為神是顯明的，祂沒有隱藏，為何要談論呢？只需打開眼睛，觀看。」

稍後他又說：「觀看是世上最容易之事，你要做的只是拉起那『思想神』的百葉窗。」



弟子問：「我們得穿衣、吃飯；如何才能超脫這些？」

「吃飯、穿衣。」大師說。





「我不懂。」

「如果不懂，就穿你的衣，吃你的飯。」

稍後他說：「你永遠無法擺脫你想避開的任何事。」他又說：「想超脫美味佳餚和精緻衣服之人，必定是神智有問題。」



大師說，人們之所以不快樂，常常是自己決定要不快樂。所以在同樣情況之下的人，有的很快樂，有的自覺可憐。

他說他的小女兒曾有一次十分不情願地去參加一個夏令營。為了紓解她的憂懼，大師為她準備了幾張寫好住址的明信片。

「每天，」他說道：「就在一張明信片上寫：我很好，然後投入郵筒就行了。」

女孩想了想，然後問道：「可憐」二字要怎麼寫。」



大師十分支持歷史研究，然而，對研究歷史的學生有一點不滿：他們普遍忽略了歷史所給予最珍貴的課題。

「譬如說呢？」一個學生問道。

「譬如，歷史事件在當時曾是如此重要，如今只不過成了書本上的一個冷冷的抽象觀念。歷史舞台上的主角一度權傾天下，但在我們看來，他們不過是由繩索所操縱的布偶，而這是他們當初所始料未及的！」





大師說：「你們所稱的友誼，實際上是一種交易：須達到我的期望，給予我所需，我就會愛你；拒絕我，我的愛就會變質成憎怒和冷漠。」

他說，有個人在辦公室辛苦了一整天回到家來，對著他可愛的三歲小女兒說：「來，給爸爸親一個。」「不。」「真不懂事，爸爸為了賺錢養家，辛苦工作了一整天，你竟然這麼不乖，親一個都不行。」可愛的小女孩看著他，說道：「錢在那裡？」

一名弟子說：「我不會把我的愛拿來換錢。」

大師說：「若你以愛換愛，還不是一樣糟糕，說不定還更糟呢！」



「悟是什麼意思？」

「看。」

「看什麼？」

「成功的虛幻，成就的虛空，人類努力的徒然。」大師說。

弟子驚訝地問：「但這是悲觀、絕望呀！」

「不，那是老鷹滑翔在深不可測的峽谷時所擁有的興奮與自由。」



意志消沉的弟子抱怨，身體的殘障使他一直為生命所騙。

「被騙？」大師叫道：「被騙？看看你四周，老兄！在每個有意識的時刻裡，你一直是拿了超過你應得的！」





大師接著說另一個故事。有家旅館老闆憤恨地抱怨政府所興建的一條新高速公路使他的生意大受影響。

「這我就不懂了，」朋友說：「我看見你的店門口每晚都懸掛客滿的牌子。」「你不能這樣說。在他們建那條高速公路之前，我通常每天都打發走三、四十個客人。現在被回拒的客人總不會超過二十五個。」

大師說道：「你若是一定要使自己覺得不如意，那便是不存在的顧客也像真有其人。」

上面這則故事使弟子們想起一名悲觀者所說過的話：「人生太可怕了，不出生反倒較好。」

「是的，」大師答道，眼裡閃爍著光芒：「但多少人有這樣的好運呢？也許一萬人當中才有一個吧。」



大師知道他的話經常使弟子無法理解，但他還是照說不誤，因他確知某天他的話一定會植根於他們的心靈，並且開花結果。

有天他說：

「時間總是顯得那麼長，當你等待著——一個假期，一場考試，一件渴求已久或害怕的事物。但對於有勇氣順服於當下經驗之人——他無念於此，無欲令其回轉或予以逃避——時間已然轉化為永恆的光輝。」



「你被生活的平靜所毀，」大師對一個隨遇而安的弟子說道：「只有災難能夠救你。」

他這樣解釋：「把一隻青蛙丟進滾水裡，牠會立刻跳出來，把牠放進慢慢加熱的水中，到了該跳的時候，他就跳不出來了。」





總督說：「您能給我一些執行公事的建議嗎？」

「學習如何下命令。」

「怎麼做？」

「讓人接受你的命令時不覺得自卑。」大師說。



有人問大師如何找到寂靜，大師說了下面這個故事：

有個工廠欲搜購牛蛙皮。一個農夫打電報給工廠說，他可以供應超過十萬張或更多的牛蛙皮。工廠回電說：「請先寄五萬張來。」兩週後，一

張可憐的牛蛙皮寄來了，裡面附著一張紙條：「敬啟者：我向你們道歉。這是我這附近地區僅有的一張牛蛙皮。我被這隻牛蛙的叫聲給騙了。」

稍後大師說：「研究一下人們所製造的嘈雜聲。再看一看你自己所製造的嘈雜聲，然後你會發現虛無、空洞以及寂靜。」



「我的生活好似碎落滿地的玻璃，」訪客說：「我的靈魂沾滿了罪惡。我還有什麼希望嗎？」

「有，」大師說：「有個方法可以使破碎的東西重新復原，使髒污的獲得洗淨。」

「是什麼呢？」

「寬恕。」





「寬恕誰？」

「每個人：生命、上主、你的鄰人——特別是你自己。」

「如何做呢？」

「沒有人是應受責備的，」大師說：「沒有人。」



人們聽大師說真正的宗教不是社會性的事，均感震驚，他說：

有隻小北極熊問他的母親：「媽媽，我的爸爸也是一隻北極熊嗎？」

「當然是。」過一會兒後，「告訴我，媽咪，我的祖父也是北極熊嗎？」

「是的，他也是北極熊。」「那我的曾祖父呢？他也是嗎？」「是的，他

是。你為什麼問這些呢？」「因為我快凍僵了。」

大師結語道：「宗教既不是社會性的，也不是繼承得來的，它是件極

為個人的事。」

「我尋求存在的意義。」陌生客說道。

「這表示，你認為存在是有意義的。」

「難道不是嗎？」

「如果你能體驗到存在就是存在，而不是你所想像的那樣，你會發現你的問題毫無意義可言。」大師說。





「不是有社會解放這回事嗎？」

「當然有。」大師說。

「您怎麼形容它呢？」

「從『歸屬羣眾』中解放出來。」大師說道。



「我的朋友，」大師在監獄囚房裡向一名自由鬥士說：「你明天將要英勇地面對死刑的到來。但有一件事會阻擋你喜悅地迎接死亡。」

「什麼事？」

「希望你的豐功偉業被人紀念，你的英勇義行為後代所稱頌。」

「這有何不對嗎？」即將被人處刑的人問。

「你曾否想過，如果後世人記得你的話，他們所記得的是你的名字，

而不是你。」

「兩者不都一樣嗎？」

「啊，不，我的朋友！你的名字是讓你回應的聲音，是你的標籤。你自己是誰？」

這才是破曉時分刑隊來提領他之前，需要先「死去」的。



大師與死刑犯的談話傳到了弟子耳中。

「人的名字肯定不只是個聲音而已。」他們說。

為了回應他們，大師告訴他們一個故事。有個街頭小販後來變成了百萬富翁，但他在支票上簽名時，都只畫兩個「X」號，因為他是個文盲。有天銀行行員很驚訝地發現支票上畫了三個「X」。「那是我太太，」百





萬富翁解釋道：「她有社會野心。那第二個×是我的中間名字。」



弟子們坐在河岸上。

「如果我掉落河裡，會溺死嗎？」一名弟子問。

「不會，」大師說：「掉落並不會讓你溺斃；沉於其中才會。」



關於耶穌所說的「濾出蚊蚋，吞了駱駝」的話，大師表示：有一次在

戰爭的猛烈空襲情況中，他聚集眾人躲進修道院的地下室。他們整天待在裡面，炸彈此起彼落地在四周響起。到了傍晚，兩個人再也忍不住了，「我們受夠了，管它有沒有炸彈，我們都要回家了。」

他們走了。三分鐘後又回到地下室來。大師微笑著說：「你們改變心意啦。」「是的，」他們苦惱地說：「外面下雨了。」



「大師看起來是那麼地喜悅。」訪客說道。

弟子說：「一個人卸下了那稱為自我的重擔，腳步自然輕盈愉快。」





有人請問大師對現代科技成就的看法。他這樣地回答：有一回，心不在焉的教授差點誤了他的演講，於是跳上一輛計程車，對司機喊叫：「快！用最快的速度！」

計程車快速地奔馳時，他忽然想起忘了告訴司機開往何處，所以他又喊：「你知道我要去哪裡嗎？」

「先生，不知道，」司機說：「但我已盡量加速了。」



一大羣朋友和舊日的弟子，羣集一起為大師過九十歲生日。

慶祝會將結束時，大師起立說話：「人生，是以質來衡量，而非量之以時日的多寡。」

在一場抗議政府製造原子彈的盛大集會中，大師和其弟子也在人羣裡，頗引人側目。

會場中響起一陣熱烈的掌聲，認定「原子彈殺人！」大師搖搖頭喃喃低語道：「不對，是人殺人！」

當他發現身旁的人聽到他講的話時，遂湊身過去說道：「嗯，我要加以更正：是思想殺人。」



大師要修道院的圖書館收藏各類可以想得到的書籍——政治、建築、



哲學、詩、農業、歷史、科學、心理學、藝術……還有他用得最多的小說。

他時常重複說的一句話是：「願主保佑我們遠離那些不思考的人！」他說他最怕的莫過於單軌思想，和狂戀一本書的人。

這使得弟子們十分迷惑，因為這些話大異於他所強調的：「非思考性的覺察」，以及「非概念性的覺醒」。

有人就此直接向他請示，他給了一個頗曖昧的回答：「一根刺能夠以另一根刺取出，不是嗎？」



大師在修道院圖書館放置了一個骷髏頭示警，上面寫著：「書殺人。」
「為什麼？」某人想知道原因。

「因為書所產生的意念能化成人的堅固信念，使人心轉硬，扭曲了對『真相』的領悟。」

弟子抱怨大師老是擊碎他所珍惜的信念。

大師說：「我放火燒掉你信念的廟宇，因為只有摧毀它，才能使你看到那片一望無際，廣闊的天空。」





大師遇到一位年老的鄰居，手裡拄著拐杖曳步而行。

「早安，」他喊道：「你這幾天還好嗎？」

「不怎麼好，」老人以微弱的聲音說道：「我以前每天早上吃早餐前都會繞著這個街區走一圈，現在我覺得好虛弱，只能走半圈，再轉身走回去。」



大師強調覺醒甚過禮拜。

「但我們不是得依恃上主嗎？」有人問。

大師說：「愛人者願被愛者好，其中包括需讓被愛者擁有離開他的自由。」

稍後，他擬了一段上主與其追隨者的對話。追隨者：「請不要離開我，

上主。」上主：「我離開，好讓聖神降臨。」追隨者：「聖神是什麼？」

上主：「源自於不依賴的無懼與自由。」



大師有次說到一個鄉間的鄰居，這人滿腦子想要得到土地。

「我希望有更多的土地。」某日他說。

「為什麼呢？」大師問：「你的土地不是已經夠多了嗎？」

「我如果有更多的土地，就可以養更多頭牛。」

「你要那些牛做什麼？」

「賣掉牠們賺錢。」

「為了什麼？」

「買更多的土地，養更多隻牛。」





傳道人與大師談論有關依賴上主的話題。

「上主是我們的父，」他說：「我們從沒有停止需要祂的救助。」

大師說：「當一位父親幫助其嬰兒時，全世界一同微笑。當一位父親幫助他長大成人的孩子時，全世界同聲哭泣。」



大師對於家庭計畫持著明確的看法。對於那些極力辯稱家庭的大小只是父母私人問題或國家內政事務之人，他講了下面這則寓言：

有個國家，其人民皆可發展和取得自己的原子彈——小小的，如手榴

彈般的大小，但威力足可摧毀一座城市。

激烈的辯論開始展開，究竟人民是否有權私自持有這樣的爆炸物。他們最後達成了以下的協議：如果沒有證件，不得在公共場所持有原子彈。但如果是在自己家裡，則屬個人的事。



有人告訴大師《性》雜誌在發行量上有增加的趨勢。

「很不好，」他評論道：「以性這個事實來說，你閱讀得愈多，知道得愈少。」

稍後他又加上：「你也愈無法享受它。」





「愈來愈多的現代人受厭性症之苦。」心理治療師說。

「那是什麼病？」大師說。

「失去了性慾。」

「多可怕！」大師說：「有什麼治療方法嗎？」

「我們還未找出對策。您有嗎？」

「我想有。」

「是什麼？」

「把性重新變成符號！」大師頑皮地一笑。



大師並不反對心理治療，他甚至還說為某些人是必要的。然而他也不諱言，心理治療師只能使人暫時得到紓解，並未能解決問題，他只是以另一個輕鬆得多的問題與病人交換而已。

他回想起戰後有次坐在公車內，很好奇地看著一名乘客抱著一件以報紙覆蓋的沉重物品。

「你膝上放的是什麼？」車掌質問道。

「一顆沒爆炸的炸彈，我要把它帶去給消防隊。」

「看在老天的份上，老兄！別把那樣的東西放在你的膝上好嗎？放在座位下面！」



投票日的當天，大師總是第一個出現在投票所。他總不明白為何有些





弟子不去投票，行使他們的權利。

「人們為了民主願意納稅，願意拋頭顱灑熱血，」他說：「為何就不願費點勁去投票，落實民主？」



大師講了一個故事，說明人是如何看其他人的。

他結婚後曾在城市裡一棟公寓的十樓住過一陣子。他年輕的妻子某日跨出淋浴室來拿毛巾，突然僵住了。窗外有個洗窗工人正看著她。一分鐘過去了，她仍呆立在原地，因為驚嚇過度而未移動半步。

那人開口打破了沉寂。「怎麼了，女士？」他說：「妳以前沒看過洗窗工人嗎？」



當大師的頭一個孩子來到人世後，他總不能滿足地一再凝視著嬰兒。

「你希望他長大後成為怎樣的人？」某人問。

「無比地快樂。」大師說。

「恭喜我！」

「為什麼？」

「我終於找到了一個可以讓我發展遠景的工作。」

大師鬱鬱地說：「你昨天是個夢遊者，今天還在夢遊，直到死前仍會

一直夢遊。你指的是哪一種發展？」

「我說的是錢財上的發展，不是精神上的。」

「啊！我明白了。一個帶著銀行存摺的夢遊者，總未能醒過來享受

它。」





「悟，就是覺醒。」大師如是回答人們的問題。

「你現在是睡著的，而且你不知道。」

他接著向他們說，有個新婚女人向人抱怨丈夫飲酒的癖好。「妳既然知道他愛喝酒，為何要嫁給他？」人家問她。「我並不知道他喝酒，」女人說道：「直到有天他清醒地回家，我才知道。」



耶穌讓空中的飛鳥和田野間的花朵成為人類仿效的典範。大師也是如此。他經常說到一封信，那是一位富有的鄰居寫來的，內容如下：

「敬啟者：關於敝人捐獻給貴修道院花園的鳥兒戲水盆，本人謹在此告知各位，此盆不得供燕子使用。」

一位訪客向大師解釋其宗教時說：「我們相信我們是上主的選民。」

「這是什麼意思？」大師說。

「就是說，上主從地球上的各民族中揀選了我們。」

「我想我能猜得出在地球上所有的人當中，是誰發現了這點。」大師淡淡地說。



「讓我來為您解釋我的宗教所宣揚的佳音。」傳道人說。
大師凝視傾聽。

「上主是愛。如果我們遵守祂的誠命，祂就會永遠地愛我們，給我們





酬報。」

「如果？」大師說：「那麼這佳音其實並不怎麼佳，不是嗎？」



一個包裝簡陋的包裹送到了郵局，在處理過程中裂了開來，散落滿地美麗的精裝牛皮封面、燙金邊的聖經。

一位郵務人員禁不起誘惑，私自拿了一本。

後來他為此事而懺悔，大師說：「你幹麼要偷聖經？」

「我的宗教習性。」這人很慚愧地說。



「有些人聲稱死後沒有生命。」弟子說。

「他們這樣說嗎？」大師不置可否地說道。

「這不是很可怕嗎？死後就不再能看、能聽、能愛或移動。」

「你覺得那很可怕嗎？」大師說：「但是大多數的人甚至在死前一直都是如此的。」

另一弟子決心要問得更直接、更個人化。

「您相信死後有生命嗎？」她問。

「妳怎麼會死纏著這個問題！真是奇怪。」大師說。

「有什麼奇怪的？」

「此刻呈現在妳面前的是一個亮麗的四月天，」大師指著窗外說道：

「就像一個小孩，因為不知明天會帶來什麼而拒絕吃今天的食物。妳餓壞了，吃妳的日用糧吧！」





大師有時會說一段有關那魯定大師的故事，以饗訪客。

那魯定在床上輾轉反側，難以成眠，他的妻子問道：「怎麼了？睡覺吧！」那魯定坦承他欠了鄰居阿都拉七個銀幣，隔日是還錢的期限。所以他憂慮得睡不著覺。

他的妻子倏地從床上起來，拿起披巾往身上一披，出門走過街喊道：「阿都拉！阿都拉！」老阿都拉揉著睡眼惺忪的眼睛來到窗戶邊問道：「什麼事啊？」

女人叫道：「我只是要讓你知道你明天將會拿不到你的七個銀幣，我丈夫沒這些錢。」

她回家裡跟她丈夫說：「睡吧，那魯定。現在阿都拉可以開始憂慮了。」

大師結語道：「有人得還錢，但必須有人憂慮嗎？」



農夫為了保護農作物，殺死了無數的鳥兒。弟子望著散佈滿地的鳥屍，想起耶穌所說的話：「沒有你們的父的同意，這些鳥兒沒有一隻會落下地。」他問大師這句話是否有意義。

「有的，」大師說：「鳥兒，繁殖到需以百萬來計算，而被當成是害鳥來處理時，這句話便顯出了它所隱含著的美。」



「具體而言，何謂悟？」

「把真相當真相看。」

「不是每個人都這樣嗎？」

「喔，不！大部分的人所看到的都是他們自己認為的真相。」

「這有何不同？」





「差別就像你想像自己沉溺在狂風暴雨中的海裡，但你知道你不會沉溺，因為周圍好幾哩以內根本連一滴水也沒有。」



一位心理治療師來見大師。

「您如何處理精神病患？」他問。

大師說：「我釋放他們。」

「但如何釋放呢？」

「我不解決他們的問題，我只去除引起問題的自我。」

「我自己如何能這樣做呢？」

「走出你的思想囚籠，進到感官世界裡。」大師說。

當傳道人又繞回福音的主題時，大師打斷了他的話：「那麼容易下地獄，要上天堂卻這麼難；這算哪門子的福音呢？」



為了說明根本沒有一個象徵能完全代表「天」，大師說某次他的妻子開車載他經過一條人潮擁擠的街道。

她撞到迎面而來的車子，對方搖下車窗咆哮道：「小姐，妳為什麼不打個信號燈表示妳要做什麼？」

「因為，」她不甘示弱地說：「沒有一個信號燈能表示我要做什





麼。」

有天大師看著坐在他前面的傳道人，自滿於其信念，藉著善行而以義人自居，於是大師說道：「我的朋友，我有時感覺到，直到你死的那天，你從沒真正地活過——好像生命由你身旁走過。」

半晌，他略作思考後又加上：「不——比那更糟：生命和你是反方向而行的。」



大師對於人間物事向來是知之甚詳的。有人請他解釋他最喜歡的一句諺語：「沒有所謂好或壞，思想使之然。」

他如此說：你曾否注意到，人們所說的火車裡的擁擠變成了夜總會的寫照？

為了說明同樣的道理，大師講述他小時曾在無意中聽到他父親——一個有名的政治家——如何尖刻地批評一位脫黨加入反對黨的黨員。「但是爸爸，你前幾天還在大力讚賞那位脫離反對黨加入你們的人。」

「嗯，兒子，你最好還是早點學會這項重要的真理：那些脫離我們的黨派加入其他黨派的人，是背叛者。而轉入我們這邊的人，就是歸依者。」



「在明悟的境地裡，你的學問之無所用處一如棍棒之於現代戰事。你





所需要的唯獨覺醒。」大師說。

他接著說了一個女弟子的故事。她雇用了一名拉脫維亞難民作女傭，後來她驚訝地發現這個女傭不會用吸塵器，不會操作果汁機、洗衣機。

「妳會做什麼？」她失望地問。女傭驕傲地微笑著說：「我會擠馴鹿的奶。」



「我要花多久的時間才能解決我的問題？」
「不會比你花在了解它的時間多一分鐘。」大師說。



傳道人是個不尋常的人。人們看到他時會害怕戰慄，他從來不笑，十分堅持克己苦修，因為他相信自我刻苦的必要。人們都知道他經常守齋，冬天時身上僅穿單薄的衣服。

某天他向大師陳述隱藏於內心的痛苦：「我一直過著節制的生活，並且忠誠地遵守宗教誡律。但有某種東西困惑著我，我一直碰不著它，不知是什麼。您知道嗎？」

大師看著他，冷峻地說：「我知道，靈魂。」



哲學家想明瞭聰明是悟的阻礙，大師向他說了這個故事：

飛機上只有三名乘客——一個天才，一名童子軍和一位主教。飛機的引擎發生了故障，駕駛員宣布他要跳傘逃生；機上只有三副降落傘，他拿





走了一副，剩下的三人得自行決定誰能夠活下去。天才說：「由於我對國家十分重要，理所當然地，我應該拿一副降落傘。」所以他抓了一個，跳出機外。

主教看著童子軍說：「孩子，我已經活了大半輩子了，所以我認為剩下的那一個應該是你的，我已準備好接受死亡。」

「不必如此，主教，」童子軍說：「這裡有兩個降落傘，天才剛剛是拿著我的背袋跳出去的。」

大師又加上：「聰明通常與覺醒絕緣。」



大師的悠閒態度總是留給訪客極深的印象。

「我只是沒有時間可以匆匆忙忙。」他會這麼說。

「您不祝福我們聖誕快樂嗎？」

大師瞄了一眼月曆，看到那天正好是星期四，於是他說：「我倒寧願祝你們有個快樂的星期四。」

這話令修道院裡的基督徒心裡感到很不舒服，大師解釋道：「千百萬人慶祝的不是今天，而是聖誕節，因此他們的快樂是短暫的。但為那些懂得享受今天的人而言，每一天都是聖誕節。」



一羣運動參與者為了一項即將付諸行動的計畫，前來請求大師降福。





大師說：「恐怕你們所需要的不是行動，而是光。」稍後他解釋道：「以行動對抗邪惡，就好比以雙手抗戰黑暗。所以你們所需要的是光，不是對抗。」



要大師認真看待愛國主義或國家主義，是相當不可能的。

某次，他說一個英國人因為改變為美國籍而遭到親人的責罵：「變成美國人能使你得到什麼？」

「嗯，」那人說道：「舉個例而言，我在美國獨立戰爭中戰勝了。」



大師某次發表了一場演講，題目是「論宗教之危險性」。他明確地指出，宗教人士會很容易利用上主來掩飾自身的卑鄙與自私自利。

這些話招致了極為嚴厲的駁斥，一百位宗教領導人各自寫了文章結集成一本書，來反駁大師的話。

大師看到書時，莞爾一笑。「假使我所說的是錯的，一篇文章就足夠了。」他說道。



一名弟子在大會上發表了一篇極為激動人心的政治演說後，詢問大師的看法。大師說：「如果你說的是真的，為何還需吶喊？」

稍後，他對所有的弟子說：「衛道者的狂熱比反對者的攻擊，帶給真理更大的傷害。」





大師疾陳競爭之惡。



大師說：「沒有人答對。」
「正確答案是什麼？」他們問。
「正確答案是『我不知道』。」大師說。

大師某次給弟子每人一張紙，要他們寫下他們所在的大廳之長度。幾乎每個人都給了一個恰好的數字，比如五十英尺。有兩三個人加上「大約」二字。



「競爭不是能激發我們最好的潛能嗎？」有人問道。

「它只激發出最壞的，因為它教你仇恨。」

「恨什麼？」

「恨你自己，因你允許你的競爭對手決定了你的行動。恨別人，因你一心一意要贏過他們，將之踩於腳下。」

「照您這麼說，似乎永遠不再有改變或進步囉！」某人抗議道。

大師說：「唯一的進步，是愛的進步；唯一值得發生的改變是心靈的改變。」



「為何多數的人悟不了？」有人問大師。

「因為他們將得看成失。」





他接著說，有個舊識轉業從商，生意興隆，顧客川流不息。當大師向他恭賀其經商有成時，他毫無喜色地說：「先生，我們以實際一點的角度來看吧。看看那前門，如果一直有這麼多人不停地推開它的話，我們很快就得換個新門軸了。」



大師向一位藉著賺錢以逃避生活痛苦的商人說：「從前有個人十分害怕自己的腳印，因此，他以跑代走，結果卻是增加了腳印的數目。其實他只需停下腳步即可。」



「我的痛苦難以忍受。」

大師說：「現時當刻永遠受得了痛苦。逼使你痛苦絕望的，是你一直想著下五分鐘或下面五天會發生什麼事。停止生活於未來。」



有人問大師想要哪一種葬禮，他說：「把我的遺體放在沙漠中，不用為我掘墓，如此天地便成我的棺槨，日月星辰是葬禮的燈飾，而一切的生物均為葬禮上的花朵。」

「我們寧願將您火葬。」弟子們說。

「那太麻煩了。」大師說：「而且為何要剝奪鳶鳥和螞蟻享受葬禮大餐的機會呢？」





眾人皆知大師不喜歡「神學」，這個一般人所了解的名詞。
有人請他直述原因，他說：「神學已成一項罪惡，與其說是追尋真理，不如說它是一套信仰系統的堅持。」



大師認為神學家對於自己信仰系統的「死忠」，很容易使他們對於真理視而不見，當救世主出現時，反拒絕了祂。

哲學家在他眼中算是好些，他們不為信念所繫，在追尋之路上較為開放。

但即便是哲學，還是受限的，因為它依賴文字和觀念去探究「真相」，殊不知唯有一顆不受概念限制的心靈，才能感受「真相」。

「哲學，」他說道：「是一種唯有悟才能治好的病，隨後便以寓言和靜默取而代之。」



「為何富人很難進入天主的國？」

大師以一個故事回覆。有個人乘著豪華轎車到達旅館，被人以擔架抬進他的房間。旅館經理想，此人必是癱瘓，於是問他妻子何以如此。那女人回答：「他是一個十分有錢的人，他沒有必要走路。」





弟子告訴大師，他們已為他擬好墓誌銘：

有他在旁

較能無懼

大師說：「如果你們需要我只是為了無懼，那麼我的存在只不過隱藏了你們的懦弱罷了，並沒有治好它。」



總督宣布要去看修道院的矮樹叢中長滿的奇特玫瑰。

當他來到修道院花園時，發現只有一朵玫瑰在樹叢上。當他獲知是大

師剪去其他的玫瑰時，他要求知道原因。

「因為，」大師說：「如果我讓它們都留在樹叢上，你連一朵也不會看。」

停留半晌後，他又說：「我的朋友，你已習慣於羣眾。你最後一次見一個人是在什麼時候呢？」



「我要如何做才能達到聖德之境？」

「聖德不能由做而得，你只能藉著觀而明瞭。」

「那麼做有何作用呢？」

「表現聖德，非臻於聖德。」





大師這樣描述現今富有國家的態度：

有個人從睡夢中被妻子輕輕搖：「起來關上窗戶，外面好冷。」這人嘆了口氣道：「看在老天的份上！如果我關上窗戶，會使得外面暖和些嗎？」



大師只讓弟子與他同住一段時間，然後就會敦促他們出去獨立生活。一名新弟子向其他人質疑大師的此一作法，他所得到的回答是：「大師是一面鏡子，鏡中映現出事實與你。一旦你看到了事實，就必須拋開鏡

子，以免因著你對它的崇敬，使它變成一道帘幕。」



「我如何改變自己？」

「你是你自己，所以你無法改變你自己，正如同你無法離開你的腳。」

「那麼我一點辦法也沒有了？」

「你可以試著了解並接受。」

「倘使我接受了自己，又如何會改變呢？」

「倘使你不接受自己，又如何能改變呢？你不接受的，你就不會去改變，你只是設法抑制罷了！」





大師對一個狂熱地歌頌愛情之美的女人，說了一段那魯定的故事。

那魯定盡力地在安慰垂死的妻子，女人睜開眼說：「今晚無疑將是我最後的一晚，我將再也看不到太陽了。那魯定，我的死會讓你如何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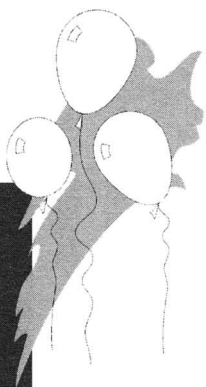
「我會如何？我會瘋掉。」

雖然女人病況十分嚴重，她還是忍不住地笑了。「哈，你這狡猾的傢伙，我很清楚你。我死後不到一個月，你就會再婚的。」

「妳說什麼？」那魯定憤憤不平地說：「當然我會瘋了，但不會瘋得那麼嚴重。」

輯

三



「為何我會作惡？」

「因為你被蠱惑了。」

「被什麼蠱惑？」

「被一個你稱它為自我的虛幻之物。」

「那麼罪惡如何中止？」

「你只需明瞭你所知道的自我並不存在，因此毋需保護它。」



「罪惡之因為何？」

「無知。」大師說。

「如何消除無知？」

「不須費力，唯需光明。毋庸行動，只需了解。」稍後大師又說：「悟





的徵象是平安。當你看清自己是被自己的害怕所構築的幻覺追逐時，你就會停止奔逃。」



大師十分明白人們常掛在口中的愛是什麼，他憶起年輕時曾偶然聽到一名政客和他朋友的一段對話：

「你知道副總統有意在下次選舉中與你一較長短？」

「那無賴！我一點也不怕。每個人都知道，那人至今沒被關進監牢裡，全是靠著他的政治關係。」

「我們的國務大臣也正要宣布他參選的意願。」

「什麼！難道他不怕他挪用公款的事跡敗露嗎？」

「好啦，我只不過在開玩笑。事實上，我剛遇著他們，他們都支持你

出馬競選。」

「看看你做的好事！你讓我講了這麼多難聽的話，誣蔑了這兩個那麼好的人。」



「為什麼你從不講解懺悔的道理？」傳道人如此問。

「那正是我唯一教導之事。」大師如是答。

「但我從未聽你講起要為自己的罪感到悲傷難過。」

「懺悔並不是為了過去而悲傷。昔日已逝，不值得一絲一毫的傷悲。

懺悔是心境的改變，對事實持一種截然不同的看法。」





哲學家在大師面前發表他冗長的專論：「客觀的真相」。

大師說：「你所知道的不是真相，而是你對真相的概念。你所經驗的不是世界，而是你的心境。」

「那麼曾有人觸及過真相嗎？」

「有的，就是一些不為思想所縛之人。」

「那是什麼樣的人？」

「那些失去自我，這最大的投射器的人。唯當去除了自我，投射才能停止；而世界才能以其原有可愛之貌，呈現在人眼前。」



大師某次聽到某人說：「如果我太太是另一種女人的話，我會愛她更多。」他遂想起有次他在海上欣賞日落的情景。

「多美呀！是不是？」他向站在附近船欄邊的船東大聲喊叫。「是呀，」那女人不大情願地答應著，「但是你不覺得左邊若能多些粉紅色的話，會更好看？」

大師說：「倘若你能去除不實際的期望，每個人都會是很可愛的。」



「我很驕傲自己有能力判斷人的個性。」

「那真的是件值得自豪的事嗎？」大師說。

「難道不是嗎？」

「不是。一個好的判斷者與一個不好的判斷者之間，有一共同的缺點：





他們都在判斷。」



「我的存在是如此地平凡，這是最令我沮喪之處。我這一生中沒做過一件重要的事，好讓世界注意我。」

「你的錯誤在於認為行為的重要與否，取決於世界是否注意。」大師如此說。

「嗯，我從未做過一件足以影響別人的事。」

「你的錯誤在於認為行為的重要與否，取決於是否能影響他人。」大師說道。

「那麼，究竟什麼才能賦予行為重要性呢？」

「以整個身心靈為事情本身而做，此事便無絲毫的功利成分，而能成

為一件為上天所中悅的行為。」



弟子當中有一人犯了嚴重的過失，每個人都期待大師給予此人一點示警的處罰。

一整個月過去了，全無動靜。某人前去勸諫大師，說道：「我們無法漠視這件已發生的事。畢竟，天主賜給了我們眼睛。」

「沒錯，」大師答道：「但祂也賜給了我們眼皮。」





「為何你在講道中要過分強調苦難的價值？」大師問。

「因為這可以鍛鍊我們去面對生活的種種。」傳道人如此答。

大師不回一語。稍後，弟子問：「究竟苦難能鍛鍊我們去面對什麼？」

「可能是更多的苦難吧。」大師微笑著說。

「苦難不能鍛鍊一個人嗎？」

「重點不在於苦難，而在於一個人的性情。因為苦難可以使人人生更甘甜，亦可使之更加苦澀。就如同窯火一般，它能使陶土燒焦，也能使它成為一件精品。」

大師被問及何以他從不與人爭論。他說了一個老鐵匠的故事。那老鐵匠向朋友吐露，當他年輕時，父親希望他承襲鐵匠工作，而母親卻一心想使他成為一個牙醫。「你知道嗎，我很慶幸父親達成了他的心願，因為我真的做了牙醫，我會餓死。這點我可以證明。」「怎麼證明？」朋友問。「我在這鐵舖工作三十年了，在這段期間從來沒有人找我拔牙。」

大師結論道：「這正是形成爭論的邏輯。當你看清了事實，便毋需邏輯。」





「為何你總是在祈禱？」大師問道。

「因為祈禱能夠去除心中的沉重負擔。」

「很不幸這已成了一種習慣。」

「有何不幸？」

「這使你無法看清是誰首先把重擔放在那裡。」大師答。



「你聽，不是為了發現，而是為找尋東西以肯定自己的想法，你與人的辯論，不是為尋求真理，而是為證明你想法的正確性。」大師說。

而後他說了一則故事。有位國王某次經過一個小鎮，看見到處都有驚人的神射術留下的痕跡：樹幹、穀倉、圍籬上都畫有圈圈，正中央皆有一個彈洞。他要求要見見這位不凡的神射手。結果這位奇人竟是個十歲的小

孩。「真太不可思議了，」國王驚訝地說：「你究竟如何做到的？」「簡單得很，」小孩回答：「我先射一個洞，然後在它的周圍畫圈圈。」

「所以你先下了結論，接著才立前提，」大師說：「這不正是你試圖執著於你的宗教和意識型態的方法嗎？」



現代科學能改變宇宙的這種誇張言論，每每使大師覺得好笑。

「在人類意志與大自然的抗爭中，後者總是最後的贏家。」他一向如此說。

「難道我們無法改變宇宙中的任何一件事？」

「除非我們學會順服於它。」





每當傳道人提到上主，大師就會說：「別將上主扯進來。」

終於有天傳道人再也受不了了，他咆哮道：「我真懷疑你是不是個無神論者，為什麼要我別把上主扯進來？為什麼？」

大師溫和地告訴他下面這一個故事：有位神父前去慰問一個甫喪偶的寡婦。「看看你的上主做的好事！」女人哭喊著說。「上主並不會高興死亡的發生呀，我親愛的，」神父答說：「祂和你一樣地悲痛這事的發生。」「那為什麼祂允許這事發生？」她生氣地說。「我們無法知道，因為上主是個奧秘。」「那你又怎麼知道死亡不會使祂高興？」她喊道。「嗯，不真的是如此……我們可以認為……」「閉嘴！」寡婦喊叫著說：「別把上主扯進來，好嗎！」

實踐主義者苦惱著不明白為什麼大師認為他們需要多一點光照，少一點行動。

「光照什麼？」他們欲知答案。

「明瞭人生為何。」大師說。

「我們當然知道人生是要為他人而活，」實踐主義者說：「我們還需要更多的光照嗎？」

「你們還需要明瞭那個『為』字的真正意義。」大師說。





大師為傳道人講了一則寓言：

蜈蚣患了痛風，他的一百隻腳，每隻都痛。他去找聰明的老貓頭鷹，詢問有何除痛妙方。貓頭鷹認真地思考了一番，建議蜈蚣變成一隻松鼠。如果他只有四隻腳，那麼就能除去百分之九十六的痛苦了。蜈蚣說：「這主意真棒！告訴我該怎麼變成松鼠。」「這個就不要麻煩我了，」貓頭鷹說：「我只負責提供點子。」



「我渴望為自己的一生找到堅實的立足之地，穩固的根基。」

「你看看，」大師說：「候鳥飛渡海洋、大陸；魚兒由河入海，什麼
是它堅實的立足之地、穩固的根基？」

實踐主義者再次造訪大師，詢問自己仍舊欠缺何種光照。

「明瞭愛人者與實踐主義者的不同，」大師說：「愛人者參與、融合於交響樂裡。」

「那實踐主義者呢？」

「只沉醉在自己的鼓聲中。」



大師從不厭倦提醒那些對著自己聖經發誓的人，囿於概念的心靈永遠無法捕捉或表達真理。





他說，有位主管向其秘書抱怨看不懂她的電話留言條，「我不知妳上面寫些什麼。」他說。「我不太了解打電話者的意思，」秘書說：「因此我沒寫得很清楚。」



「我們真的無法做些什麼以求得開悟嗎？」

「嗯，」大師和悅地說：「你可以仿效那緊推火車內壁以加速火車前進的老婦人。」



傳道人對於大師所謂的「無法做些什麼以求得開悟」，表示強烈的抗議。

大師說：「但不正是你在教導人們，萬事萬物皆為上主所賜，我們的一切好處皆是祂的恩典嗎？」

「是的，但我也說上主要求我們的合作。」

「哈！就像一個人一邊砍柴，一邊要求小兒子在旁咕咕噥噥地抱怨，以跟他合作。」大師快樂地說著。



新的弟子初來時最覺難以適應的，是大師的人性化和全然的平凡。他享受人生的樂事連同感官的愉快，完全沒有他們所想像的聖者模樣。

他們當中有一人將此疑問就教於資深的弟子，得到的答覆是：「當上





主造就一位大師時，並不毀壞一個人。」



一個非常熱心的弟子再次問及有關聖經的事：「您的意思是，聖經一點也不能給予我們任何上主的概念？」

「概念中的上主已不再是上主了，所以說上主是個奧秘，你對祂不能有概念的。」大師說。

「那麼聖經提供給我們什麼呢？」

大師用他的一次經歷來回答。某次他在一家中國餐館用餐，有位樂師開始演奏一首曲子，旋律聽來好像滿熟悉的，但在座的人都說不出曲名。大師召喚了一個穿著光鮮的侍者，請他詢問樂師他在彈奏什麼。侍者詢問後回來，帶著愉快的神情宣布答案：「他演奏的是小提琴！」

「知覺如何，行動也就如何。需改變的不是你的行為，而是你的視野。」

「要怎麼做才能改變它？」

「僅需明瞭你目前的看法有缺陷。」



為闡明他經常複述的道理，大師說：「人們常以自身的角度去看待事物，而非以事物之本然看待之。」曾有八十一歲的老友全身濕漉漉地來到修道院，說：「就是那一哩外的小溪，以前我一跳就過去了，但現在我總





是落在中間。我從未注意到那條溪已經變寬了。」

針對這事，大師自己加上：「如今我發現，每次彎下腰，總覺得地面比我年輕時離我更遠了。」



「有件事連上主也無能為力。」大師向一個害怕觸怒別人的弟子說。

「是什麼呢？」

「祂無法取悅每一個人。」大師說道。



「你需要的是覺醒，」大師向那個熱心虔誠的弟子說道：「覺醒、覺醒、覺醒。」

「我知道，因此我努力去意識上主的存在。」

「意識上主是一種幻想，因為你一點也不知道上主是怎樣的。你所需要的是對自身的意識。」接著他說：「如果上主是愛，那麼上主與你之間的距離，正是你與你的自身意識之間的距離。」



某人堅稱，任何一種道德上的問題都只能有一個絕對正確的答案。

大師說：「人住在潮濕的地方容易得腰痛，但魚卻不然。住在樹上很危險，得隨時提心吊膽，但猴子卻不會。所以你說，魚、猴子和人三者，誰的棲息地是正確的，而且是絕對的？」





年輕人熱切地描述他服務窮人的夢想。

大師問：「你打算何時使夢想實現？」

「當機會來臨之時。」

「機會永不會來臨，」大師說：「它就在這裡。」



富人有次曾告訴大師，無論他如何努力，就是無法抑制賺錢的衝動。

「甚至為此犧牲生活的享受？」大師說。

「留待老年時來享受。」

「但願你有個老年！」大師舉一個搶劫犯的故事為例。搶劫犯對被劫者說：「要錢還是要命！」那人回答：「取走我的命吧！我的錢要留著年老時享用。」



為了另外一個熱中於賺錢而不顧健康受損的富人，大師說了一個守財奴的故事。

守財奴被送進墳墓裡時，突然間醒了過來，弄清楚周圍狀況後，他很快地下了決定：「我最好還是留在這裡，否則我自己得付這筆喪葬費。」

「多數的人寧願省錢，不願救自己的命。」大師做了結論。





對於大師所教導的：「人毋需做任何事以求改變或悟。」弟子從來不很認同。

「你能做什麼去驅走黑暗？」他總是說：「黑暗是光明的缺席，邪惡是覺醒的缺席，人能為缺席做什麼呢？」



「我父母要我留意你。」新入室的弟子說。

大師微笑答道：「親愛的，要留意，要非常非常小心，然後你將和你那謹慎的父母親一樣，有著相同的命運，從不會遇著極好或極壞的事。」

「我不知是否可信任這個人。」新弟子說。

經驗老到的弟子說：「大師不會要我們相信他所說的任何一個字，他力促我們去懷疑、質問、挑戰每一件事。」接著他說：「令我害怕的不是大師的話，而是他的出現。他的話帶來光明，但他的出現能讓你燃燒起來。」



有人表示恨極了自己國家內的壓迫者。

大師回應道：「不要允許任何人迫使你走到恨他們的悲慘境地。」





「當你追尋天主時，你追尋的是概念，而遺漏了事實。」大師如是說。他說，曾有位僧人抱怨他被分配到的寮房：「我多希望有間可以靜觀星辰的寮房，而我這間卻讓一棵呆鈍的樹擋住了視線。」他之前的居住者，卻是因著凝視那棵樹而頓悟的。



「你的大師都教些什麼？」

「沒什麼。」

「那他究竟提供了什麼？」

「他的靜默，他的愛，還有那在他身上閃耀，並穿透每片葉子的無盡光輝，任由你吸取。」

「眾人皆知我一無畏懼，」總督說：「但我承認我害怕一件事，死亡。死亡是什麼？」

「我怎知道？」

「但你是悟了的大師呀！」

「也許吧，但還不是個死的哩！」





科學家讓大師看一段有關現代科學成就的紀錄片。

「我們今日已能引水注入沙漠了，」他眉飛色舞地說道：「還有利用尼加拉大瀑布的水力、偵測遙遠星辰的結構、知道原子是如何組成的。征服自然的時日不遠了。」

大師頗受感動，沉思了一會說：「為何要征服自然？自然是我們的朋友啊！為何不以所有的精力去戰勝人類的唯一敵人——害怕？」



某些弟子讚賞著一位著名的宗教領袖，大師沉默不語。

弟子們問其原因，他答道：「這人擅以權力支配人，不能被稱為宗教領導者。」

「那麼一名宗教領導者該當如何呢？」

「啟發人，而非限制人，」大師說：「喚醒人，而不是逼迫人。」

弟子十分不解大師所說的：從一個較寬廣的角度來看，邪惡是好的，而罪則是恩寵的門徑。

因此他向弟子敘說迦太基的故事。迦太基是古羅馬帝國背上的一根芒刺，後來羅馬終於將迦太基摧毀殆盡。憂患既除，從此安然度日，國力逐漸鬆弛，終至腐敗之境。

「倘若邪惡盡除，」大師結論道：「人類的精神將趨向頹委。」





「我罪惡重大，該作何種補贖？」

「了解導致罪惡的無知。」大師說。稍後他說：「如此你將能了解並原諒自己和別人，不再訴諸於報復——你所說的處罰或補贖。」



大師表示，世上之所以有不快樂，主因之一是人們從可憐的境遇中取得暗中的快感。

他說，有個朋友向妻子說：「親愛的，妳為什麼不出外好好地享受一下呢？」「親愛的，你可知道了，我從來沒有好好地享受過好日子！」她憤怒地回答。

一位企業主管請教大師成功的生活有何秘訣？

大師說：「每天使一個人快樂。」他稍加思索後，又加上：「即使那個人是你自己也行。」一分鐘後他又說：「尤其那個人就是你自己。」



大師趁著總督來訪的機會向他抗議出版物的審查制度。

總督尖刻地說：「你根本不清楚近來這些書報雜誌變得多具危險性。」

大師說：「唯有被壓制的文字才具有危險性。」





大師在某次演講中引用了一位古代詩人的詩句。一位年輕的女士後來前去向大師說，她寧願聽到他引用聖經上的話。

「你提到的那個異教詩人真的認識上主嗎？」她說道。

「女士，」大師肅然說道：「如果妳認為上主是妳所稱的那本聖經的作者，那麼我願意妳知道祂亦是一部更古老作品的作者，那部書叫做『創造』。」



有人問大師為何對宗教的態度如此戒慎？宗教不是人類所擁有的最美

好的一件事嗎？

大師的回答頗令人費解：「宗教能給你最好的，也能給你最壞的。」

「為什麼最壞？」

「因為人們對宗教所抓到的，多半是夠讓他們去恨，卻不夠讓他們去愛。」



「靈修之道不在努力，而在降服。」大師說道。「當你失足落水，又不擅游泳時，你恐慌萬分，對自己說：我不能淹死，一定不能淹死！然後手足奮力翻騰掙扎，在驚慌中，你吞下大量的水，終至溺斃。假如你當時能放棄任何思考和努力，一任自己沉落水底，你的身體將會自然地浮上水面，這就是靈修！」





某日，大師說：「直到哪天你們能看見邪惡的善果，你們才算有能力與邪惡抗爭。」這話使弟子們滿頭霧水，大師卻無意再多加解釋。

次日，他讓他們看一段禱文，這禱文是在納粹集中營裡被發現的，潦



詞。」

「誠懇是不夠的，」大師經常這樣說：「你需要的是誠實。」

「兩者有何區別？」某人問。

「誠實是對事實的永遠開放，」大師說：「誠懇是相信自己的一套說



草地寫在一張包裝紙上：

「上主，除了善良的男女之外，請你也記得那些懷有惡意之人。請勿只記著他們施加在我們身上的所有苦難，請記得我們由於這些痛苦所結出的果實——我們的友情、忠誠，我們的謙遜、勇氣和慷慨，以及其他種種所散發出來的偉大的心靈富藏。而當他們來到審判台前時，請讓我們所結出的這一切果實，化為他們的償報與寬恕。」



某日一名弟子直截了當地問大師：「你已到達神聖的境界了嗎？」

「我怎麼知道？」他回答。

「如果你不知道，那還會有誰知道？」

大師說：「如果你向一個正常人問他是否正常，他必肯定答是。若問





一瘋子同樣問題，他也必定說是！」

說到這裡，大師頑皮地笑了。稍後他說：「倘若你明白自己瘋了，你就還不怎麼瘋，對不？假使你想自己很神聖，你就還不是很神聖，不是嗎？神聖自身總是不自覺的。」



新來的弟子頗不滿意地表示：「我真的必須知道大師是否神聖。」

「這很重要嗎？」別的弟子問。

「如果他自己未達神聖的境界，那我何必跟隨他？」

「如果他已達神聖的境界，你又為何要跟隨他？大師說過，你一旦跟隨了某人，你就不再追隨真理。」接著他又說：「罪人經常說真話，而聖人則引人入迷。要詳察的是說出的話，而不是說話的人。」

當被問及有關上主的顧佑時，大師說了一則故事。

有兩個落難的猶太人。其中一個十分堅定地說：「我知道上主會供給一切所需。」另一人說：「在祂供應我之前，我一直只是希望祂會供應。」



大師認為，宗教的其中一個不良影響，便是它使人四分五裂。

他很喜歡舉一個例子。有個小男孩問他的小女朋友：「妳是長老會教友嗎？」

「不是，」小女孩高傲地說：「我們屬於另外一個討厭的教會！」





有人問，為何「觀察」是如此困難。大師這樣回答：

山姆從歐洲回來，他在「男人內衣公司」的同事熱切地問他：

「山姆，你有沒有去羅馬？」

「當然有！」

「那你看到教宗了嗎？」

「看教宗？他個別召見了我。」

「真的嗎？」同事瞪大眼睛驚叫：「他長得什麼樣子？」

「喔，我想他的尺寸是十三號半。」山姆說。



一羣朝聖者抱怨大師觸犯了他們的宗教情操，大師笑著解釋他觸犯的其實是他們的自我。

他向他們說，有一位主教宣布「聖地聖母」為教區主保；而「聖殿聖母」的擁護者由於遊說未成，便舉行了一項遊行以示抗議，並宣布實行齋戒一天，以補償「聖殿聖母」。

「被觸犯的是聖母，還是他們所謂的宗教情操呢？」大師問。



一位哲學家不甚明白大師所說的覺醒是什麼意思，因而要求大師為它下個定義。

「無法定義。」大師說。

「是思想嗎？」





「不是概念，也非反省，」大師說：「而是你的腦袋停止活動的危險時刻，或者是充滿靈感之時刻時，你所運用的思想。」

「那是什麼樣的思想呢？」

「身體、腦袋、心靈整個一起想的想。」大師說。



大師說：「有人認為問題是靠努力而解決的；這些人所做到的只是使自己和他人忙得焦頭爛額。唯有覺醒能解決問題。事實上，只要有所覺，問題便不會產生。」



傳道人在國外旅行。

弟子問：「您想旅遊會拓展他的心胸嗎？」

「不會，」大師說：「只會將他的狹窄心思散布得更廣。」



大師嘲笑那些自認是靈修輔導者而自身卻失落、迷惑的人。他喜歡舉一個例子：《行人指南》的作者在書出版的那天被車子撞了。





獨裁者掌權後，大師因為在街角散發傳單，公然挑釁出版審查制度而被捕。在警察局，從他的背包裡搜出來的竟是不會有害處的一疊空白紙張。

「這是什麼意思？」警察質問。

大師微笑著回答：「人們知道那是什麼意思。」

這故事後來傳遍全國各處，所以當幾年之後，神職人員發現大師在神殿內傳布空白紙張時，一點也不覺得好笑。



大師明白地主張「去除思想」、「少些知識」的靜觀，是了解「實相」的方法。

「沒有知識，如何能了解『實相』呢？」弟子問。

「跟了解音樂一樣。」大師說道。

一位百萬富翁來到修道院，誓言要：「教教那個老笨蛋一些世上的快樂之道，好讓他不將生命浪費在單調乏味的修道院裡。」

深知大師喜愛享受人生樂事的弟子們，聞此言莫不大笑。「教這個老笨蛋如何享受生活，就好像提供一個浴缸給魚一樣。」一個弟子說。



「有可能見著神嗎？」

「你現在正看著祂。」

「為什麼我們無法認出來？」





「因為祂被你們的思想扭曲了。」

很多人不懂這話，大師說：「水遇寒風凝結成硬塊，那叫做冰。當思想介入時，事實就斷裂成千萬個碎塊，稱之為『東西』。」



有人問大師：「如何在行動中尋獲上主？」

他答道：「全心全意愛行動本身，不在乎行動的成果。」

弟子不甚了解此意，於是大師對他們說，曾經有個人花了一百萬元買了幅畫，然後將那張業已兌現的支票配上鏡框。「他愛的不是藝術，」大師說：「而是地位。」

「跟我們談談關於性吧。」

「性，」大師說道：「對於了解它的人來說，是神聖的。」

「了解它的人？」

大師說：「坐在花朵旁的青蛙，一點也沒有意識到蜜蜂所發現的花蜜。」



「阻隔真理的最大障礙為何？」
「不願面對事實。」大師說。





為了更清楚地解釋，他說，有個體重過重的女人從磅秤下來時說：「按照這個身高量表來看，我應該是長高了六吋。」大師又說，另外有個女人最後總算克服了體重的煩惱——她再也不上磅秤了。



對於信仰堅定的人——不論他們的信仰是宗教的、政治的，或者是經濟的，大師有些話要告訴這些人：「你需要的不是安全感，而是賭客的膽量；你需要的不是可讓你站立的穩固地面，而是游泳者的靈敏。」



在一個天空布滿星辰的晚上，大師為弟子講述他研究天文學的心得。

「那是仙女星座的旋渦星雲，」他說：「它和我們的銀河一樣大，光速是每秒十八萬六千哩，它的光傳到地球的時間約為兩百五十萬年。它是由一兆個太陽所組成的，其中有很多比我們的太陽還大。」

片刻的靜默之後，他咧著嘴笑道：「現在我們已經把自己放在整體的正確位置上，我們上床睡覺吧。」



「我追求由死於自我而來的平安。」

大師說：「追求這平安的是誰？」

「我。」

「你的『我』，如何能得到那種唯當『我』死掉時，才能產生的平





安？」

接著他告訴他們下面這一個故事：販售鈕釦絲帶的老攤販去世時，出人意料地遺留了一筆為數可觀的保險金。然而這並不能安慰他的寡妻，她哭喊道：「我可憐的丈夫，他一生在赤貧的環境日夜操勞，現在老天送給我們這筆財富，他卻享受不到了！」



大師有次引述了《摩訶婆羅多》史詩中的一段話，大意是說神勉勵皈依者投入戰爭，但同時也在神的蓮花座前保持平靜的心神。

弟子問：「我要如何做才能臻此境界？」

大師說：「決心對你努力所獲得的任何成果感到滿意。」

為了解釋多數人所追求的是愛的安慰和肯定，而非覺醒的喜悅和行動，

大師描述他最小的女兒小時候，每晚睡前總會要求他唸神話故事給她聽。

有天他想到何不以錄音機錄下故事？於是小女孩學會了操作錄音機的方法，一切都進行得頗為順利。直到有天晚上，她把故事書塞到父親手中。

「親愛的，」大師說：「妳知道怎麼打開錄音機的。」「是啊！但我不能坐在它的膝上。」



訪客表明要離去了，因為他聽不下去大師所說的任何話。有名較年長的弟子深表同情。「我明白你的感受，」他說：「多年以來，我逃避這人，因為他的話就像裝著狂猛野獸的木匣，從叢林中直接丟入我的小花園裡。我寧願、寧願到傳道人那裡去，他的話像是穿著整齊的白屍骨，從一處墓地搬到另一處。」





大師溫和地責斥一名常因衝動地說實話而陷於麻煩之中的弟子。

「但我們不是得說實話嗎？」

「喔，不！有時得保留些才好。」

弟子請求大師舉例釋疑。大師說，丈母娘來到女婿家，本說好住一個星期，卻留了一個月之久。年輕的夫婦最後想到一個辦法請她離開。「我今晚煮一道湯，」妻子告訴丈夫說：「然後我們開始爭吵。你說湯太鹹了，我則說鹽放得還不夠。假使媽媽支持你，我就生氣地請她走。若她支持我，你便忿忿地命她離去。」湯做好了。爭執到最激烈之時，妻子說道：「媽，妳認為呢？湯太鹹還是不鹹？」那脾氣執拗乖戾的老太太用湯匙舀了口湯，仔細地嚐了一下，停了一會兒想一想，然後說：「剛好適合我的口味。」

弟子表示他想做一名傳道人。大師不想聽，只跟他說：「等一等，你還沒準備好。」

一年過去了，兩年、五年、十年已過，大師仍未解除禁令。

有天弟子問道：「儘管我還沒準備好，難道我就不能做些好事嗎？」
大師說：「獵人在槍內尚無子彈時便射擊，會有多少效率呢？」



為了解釋為何神聖是不自覺的，大師舉了一個例子：有酗酒的朋友發誓絕不再喝酒了。有天，他口渴難耐，要求酒吧侍者給他一杯檸檬汁。當





酒保正準備檸檬汁時，他低聲向酒保說道：「請你趁我沒看見時，加點威士忌在裡面好嗎？」



社會運動參與者十分熱切地想改變社會的結構。

「很好，」大師說：「但我們需要的不是能帶來改變的『行動』，而是能夠產生愛的『觀察』。」

「所以你覺得改變社會結構是浪費時間？」

「不，不。改變過的結構可以保護愛，但不能產生愛。」大師說道。



大師告訴傳道人：「你的問題在於你說的每件事絕對是真的，也是空洞的。聽你講道的人所追求的是真相，你卻提供他們言辭。」

傳道人要求大師闡釋其意。大師說道：「你好比一個人收到分期付款公司來的信，上面寫著：請您寄來您所積欠的總額。這人的回覆非常明快：我欠你們的總額是一千五百元整。」



大師寄了一封措辭強烈的信給總督，抗議他鎮壓反種族歧視示威遊行的強暴手段。

總督回信表示他只不過在履行其職責罷了。

大師說：「每當一個愚人做了羞愧難當的事時，他總是說那是他的職責所在。」





大師有次說及兩個已婚婦女，其中一個對另一人說：「我前幾天遇到妳的丈夫。天啊，真是個才氣洋溢的男人！我想他必定通曉每一件事。」

「別傻了，」另一個女人說：「他什麼事都不懷疑的！」

大師說：「學者很可能便是這樣的人：他通曉每一件事，但根本不會懷疑它的存在。」



「為何您很少出外旅行？」一位記者問。

「一年當中，每天單只注視一個人的臉龐或一件事，總能在其中發現

新的東西。這種探險比任何旅行都更精采刺激。」大師說道。

大師聽到一名弟子正輕蔑地說著「外面世界的人」有多貪婪暴戾。於是他說：「你使我想到有隻正在修練德行的狼；當他看見一隻貓追逐老鼠時，他義憤填膺地向另一匹狼說：『你不覺得這正是我們阻止這項暴行的時候嗎？』」





「悟的最大障礙為何？」

「無知。」

「只有一種無知，還是有很多種？」

「很多，」大師答道：「比如你獨有之求悟的無知。」



大師有次說有個人三度要牙醫把他的假牙磨掉一點，因為「它不合適。」

「如果照你的意思做，我怕牙齒跟你的嘴會不合。」牙醫說。

「誰跟你說我的嘴呀！」病人憤怒地喊叫：「牙齒根本放不進玻璃杯！」

大師結語道：「你的信仰也許符合你的腦袋，但不知是否也符合事

實？」

年輕之時，大師離家尋求智慧。他的臨別語是：「當我找著的那一天，會讓你們知道。」

許多年以後，「讓別人知道」已非重要的事了。惟在此時，在不自覺中，他真的找到了。





大師提及那些以外在行為、衣著等來吸引人的宗教領導者，他便告訴弟子們下面這則故事：

一名醉漢搖搖晃晃回到家中，他想了個巧法子以逃過妻子的耳目：坐在書房裡看書；誰曾聽過醉漢看書的？妻子前來詢問他在書房角落裡做啥時，他愉快地答道：「親愛的，我在看書。」「你喝醉了！」妻子說：「把那個箱子關上，下來吃飯。」



大師認為訪客的信念不合理。訪客堂而皇之地回說：「就是因為它不合理，我才相信。」

「你不是更應該說：『因為我不合理，所以我相信』？」大師說。

「如何才能幸福快樂？」

「學會滿足自己所獲得的東西。」

「那麼說，人不能對任何事起欲望了？」

「不，可以的，」大師說：「只要他的態度和我曾在待產室遇著的一位焦急的父親一樣。護士對他說：『我知道你一直盼個兒子，但這次是個女孩。』那父親說道：『喔，那真的沒關係，如果不是男孩，那我過去一直盼望的就是女孩。』」





大師有次無意間聽到弟子對訪客說：「我一直覺得很榮幸，大師在幾百人中，單單挑我一個做他的門徒。」

後來大師私下裡對他說：「讓我們在開頭時就把話說清楚，如果說被選中的是你，而不是其他人，那只是因為你比他們都更需接受教導。」



在論及兒童的道德教養主題時，大師說了以下這件事：

「我十幾歲時，父親告誡我不可去城裡的某些地方。他說：『兒子，絕對不要去夜總會。』』為什麼不行？爸爸，』我說。『因為你會看到不該看的事物。』當然，這更挑起了我的好奇心。於是當第一個機會來臨時，我便進去夜總會瞧瞧究竟。」

弟子問：「你看到了那不該看的事物了嗎？」

「我當然看到了，」大師說：「我見到了我的父親。」



「我以前的師傅教我生與死的課題。」

「那你來我這裡有何目的？」大師問。

「學習接受生與死之間的事。」



弟子認為自己自私、世俗、不具靈性。然而，當她留在修道院裡一個





禮拜之後，大師表示她心靈正常且健康。

「但我是否能多做些什麼努力，好和其他弟子一樣深具靈性？」

大師回覆：聽聽這個故事。有個人買了一輛車，他仔細盤算了六個月之後，發現車子並沒有這類車子該有的高里程數。他將車子送交技師檢查，技師表示此車性能完好。那人說：「是不是能多做些什麼好增加它的里程數？」「是呀，可以的，」技師說：「你可以和大多數的車主一樣。」

「怎麼做？」「謊稱它有高里程數。」



有人詢問大師是如何陶成弟子的。他說：「雕塑家雕刻老虎時，是這麼做的：他取來一塊大理石，敲掉看起來不像老虎的部分。」

弟子們後來問這是什麼意思，大師說：「我的工作不是用錘打敲去不是你

的部分，那些由你的社會文化、你的過去而來，如今固著在你內的思想、感覺、態度和強迫作用。」



大師頗不贊同宗教導師的其中一點是：他們培養信徒盲目輕信，即使信徒敢提出問題，也是局限在他們信仰的狹小範圍內。

他說，曾經有位傳道人真心想使人們能夠對他的話產生質疑，於是他用下面的法子：他向他們說一位被斬首的殉道者的故事。那殉道者手捧著自己的頭，一直來到大河邊。因為游水過河需要雙手，因此他把頭放進嘴裡，安全地游到彼岸。

故事講完後，一片沉寂，無人發問。然後，傳道人欣喜地看到有個人站起來質疑道：「他不可能這麼做！」





「為什麼不？」傳道人滿懷希望地問。

「因為，」那人說：「如果他把頭含在嘴裡，他就不能呼吸了。」



「幸福就像一隻蝴蝶，」大師說：「追捕它，它就躲開你。安靜地坐著，它便停歇在你肩上。」

「那麼如何才能獲得幸福呢？」

「停止追尋它。」

「但我真的不能作些什麼嗎？」

「你可以嘗試靜靜地坐著；如果你敢的話！」



如同數個世紀前的耶穌一般，大師告誡人們小心宗教。因為若是任憑宗教為所欲為，它將使得盲目遵從法律成為一件正常的事。他說了一則故事：

一名指導官問一羣新兵為何來福槍的槍托須用胡桃木製作。

「因為它較能抵擋後座力。」一人說道。

「錯！」

「因為它較有彈性。」另一人一說。

「又錯了！」

「也許是因為它比其他的木材還要光亮。」第三個人說。

「別傻了，」指揮官說：「用胡桃木是因為法規上如此規定。」





「你相信神的存在嗎？」狂熱的信徒問。

大師說：「在我回答你的問題之前，請你回答我的問題：你的椅子是左邊的第一個嗎？」

「什麼的左邊？」

「什麼的存在？」大師說。



為了向弟子說明宗教權威的荒謬，它完全來自私人的價值和能力。大師說了以下這個故事：

有個工人來到婚姻介紹所。

「這是工會辦的介紹所嗎？」他問。

「當然是。」

他挑選了一張二十五歲的美麗女人的照片，說：「我要她。」

「不，你得挑這位女士。」介紹所的經理拿給他一張五十歲女人的照片。

「為什麼要挑她？」

「因為她的年資深。」經理說道。



「『現在』是多久；一分鐘，還是一秒鐘？」

「少得多，也多得多。」大師說：「少得多，是因為你注意它時，它





已然消逝。多得多，是因為你進入它裡面，無意中你將發現時間不存在了，而後你當可明瞭何謂永恆。」



大師說：「在子宮裡，你是靜默的。然後你出生，開始說話、說話、說話。直到有一天你躺在墳墓裡，然後你將再次靜默下來。」

「捕獲那份寂靜，過去它曾存留在子宮裡，將來亦會在你的墳墓中，即使是現在也隱藏於這段喧鬧時刻——所謂的人生裡。那份寂靜就是你最深的本質。」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胡扯？頓悟！／戴邁樂（Anthony de Mello）著；

鄭重熙 譯

--再版-- 臺北市：光啓文化，2005〔民94〕

面；公分

譯自：One Minute Nonsense

ISBN 957-546-527-X (平裝)

1. 天主教——靈修

244.9

94002546

胡扯？頓悟！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四月再版

◎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作者：戴邁樂（Anthony de Mello）

譯者：鄭重熙

准印者：台北總教區總主教 鄭再發

出版者：光啓文化事業

地址：106 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 233 巷 20 號 A 棟

電話：(02)2740 2022

傳真：(02)2740 1314

郵政劃撥：0768999-1 (光啓文化事業)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 94 號

發行者：鮑立德

E-mail：kcg@kcg.org.tw

網址：http://www.kcg.org.tw

承印者：永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師大路 170 號 3 樓之 3

電話：(02)2367 3627

定價：220 元

光啓書號 206122 ISBN 957-546-527-X



閱讀書中的每一則趣聞軼事，只需一分鐘。

你也許覺得那些故事令人莞爾，

也許覺得那些話語深奧難懂，

但它們卻都隱含著無法言傳的智慧。

當你細細咀嚼那看似隱晦艱澀的言語時，

也許已在不知不覺中和那「寂靜的教導」悄然相遇，

並且被它喚醒和改變。

是胡扯？還是頓悟？

ISBN 957-546-527-X \$220



光啓書號 206122

定價 220元

 光啟文化事業
Kuangchi Cultural Group